

總目錄

宣道工場的現況和需要	陳興福 牧師 (2)
宣教的中國	黃傅明霞 傳道 (3-5)
撒種之旅	趙曉蒼 (6-7)
定睛仰望耶穌	賴松 (8)
耶和華坐著為王	滕靖 (9-10)
我要變老	唐夢宇 (11)
謹守，做醒戰勝魔鬼	馬培松 (12-13)
與主同行	王維 (14-18)
魔鬼的誘惑	王維 (19-21)
鬼怕聖經	劉承驥 (22)
夜深人靜的時候，想起了黃伯伯	錢俊 (23-24)
我家教育女兒和讀書的一些故事	張雪梅 (25-26)
我要把最好的給我的孩子	張雪梅 (27)
風雪中的祝福	劉彥金 (28-30)
天父尋女	余柳絹 (31-32)
真有唯物主義者存在嗎？	張雪梅 (33-34)
Sichuan Memo	Lawrence Feng (35-37)
Mission Trip	Carey Feng (38-39)
石憲傑的見證	石憲傑 (40-41)
談旭梅的見證	談旭梅 (42-43)
孫海寧的見證	孫海寧 (44-45)
李全義的見證	李全義 (46)
董金鳳的見證	董金鳳 (47)
岳桂新見證	岳桂新 (48)
羅虹嘉的見證	羅虹嘉 (49-50)
陳仙妮的見證	陳仙妮 (51-55)
傅頤的見證	傅頤 (56)
陶亮的見證	陶亮 (57-60)
江亦葳的見證	江亦葳 (61)
櫻桃山華人基督教會大事記	趙曉蒼 (62-64)

宣道工場的現況和需要

“祂看見許多的人，就憐憫他們。因為他們困苦流離，如羊沒有牧人一般。於是對門徒說，要收的莊稼多，作工的人少。所以你們當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出去，收祂的莊稼。” 馬太福音 9:36-38

陳興福 牧師

十月份是教會的宣道差傳月，求主叫我們時刻不忘“大使命”。現在，我願意從主耶穌所說的這段話，與大家分享宣道工場的現況和需要。

一. 世人的境況 (馬太福音9:36)：

“困苦流離，如羊沒有牧人一般。”

意思是說，世人如同迷失的羊，心中迷惘，失去人生的方向，也如同浪子，困苦流離，心靈流蕩。再有錢，再有地位，仍然內心空虛，無法得到真正的平安喜樂和滿足。他們需要牧者的帶領、看顧和保護。回歸靈魂的大牧人耶穌基督，回到主的羊圈，不再迷失，不再流浪。

二. 工場的現況 (馬太福音9:37上)：

“莊稼多”。全世界都是宣道的工場，沒信主的人到處都是。宣道工場遠近都是，絕不缺少。

三. 工場的需要 (馬太福音9:37下)：

“作工的人少”。工場太大，工場太多，但作工的人太少。

這裡讓我們看到，宣道工場的最大需要是工人。

特別是作工的工人 (Active Worker)，不是閒站的工人 (Inactive Worker)。工人本來就不多了，再去掉不作工、閒站的人，就更少了。

所以工人是宣道工場的關鍵。一個使徒保羅被興起來，多少教會被建立起來了，帶

領多少浪子回頭、迷途的羊回家。

四. 教會的責任 (馬太福音9:38上)：

“所以當求莊稼的主”。既然工場太大，工人太少，而工人又是宣道工場的關鍵，因此，主耶穌要眾教會禱告，求主呼召更多工人。歷世歷代，那從神寶座來的呼召“我可以差遣誰呢，誰肯為我們去呢”(以賽亞書6:8上)一直在向基督的教會神的兒女呼喊。所以我們要禱告，求聖靈感動，更多弟兄姊妹願意回應祂的呼召說：“我在這裡，請差遣我”(以賽亞書6:8下)。這應該是教會經常的禱告，也是教會的責任。求主呼召、興起、裝備更多的工人。

五. 工人的使命 (馬太福音9:38下)：

“打發工人出去，收祂的莊稼”。

1. 不要作閒站的工人 (Inactive Worker)

當做一個憑信心，有受苦心志，願意積極為主作工的工人 (Active Worker)。

2. 願去工場收主莊稼

清楚神的呼召，好好裝備自己，願意上工場去收主的莊稼。莊稼是主耶穌的，工人是主耶穌呼召、裝備和差遣的。

主耶穌說：“你們豈不說，到收割的時候還有四個月麼。我告訴你們，舉目向田觀看，莊稼已經熟了，可以收割了。收割的人得工價，積蓄五穀到永生，叫撒種的和收割的一同快樂。” (約翰福音4:35-36)

宣教的中國

黃傳明霞 傳道

提到宣教，多數人心目中都會想起是西國的宣教士，把福音帶到我們中國。這是無可否認的，值得我們感恩的，可是又有多少人知道，我們中國在宣教事工上，那些忠心的傳道人，亦曾流過血淚，留下了堅苦腳跡呢？他們起步雖晚，卻也由內而外，由近而遠，留下了不少值得紀念的佳美腳蹤。

(一) 本地拓荒佈道時期

(1) 1906年 在上海成立了中國自立會。

中國基督徒獻身於宣教工作的歷史，早自廿世紀初期就已開始，當時中國教會深受庚子年義和團事件的刺激，力求自立自傳。1906年俞宗周在上海發起了“中國自立會”後，自立教會遍及全國各地。中國本地的傳道人，亦被 神興起，有丁立美，王正廷多位講員的群眾佈道，帶動了中國教會對外傳福音的熱忱。

(2) 1910年 在山東濰縣成立了中華學生立志佈道團。

由山東濰縣廣文學校發起的“中華學生立志佈道團”，推“丁立美”為幹事，喚起了基督徒青年立志終身傳道的心志，團員有1170人，立志宣教的有530人。

(3) 地方性的佈道團。

1911年“湖南遂家佈道團”，由長沙內地會的“葛蔭華”和“蕭慕光”二位牧師發起的，共有團員28人，遊行佈道，攜帶單張，小本聖經，逐

家分送，五年之間，曾進入十萬七千餘家佈道。此外地方性的佈道團，也在各地組成，如1912年廣東，河南各地的佈道團；1913年，上海車夫佈道團，及福州旗族佈道團，上海基督徒佈道團及向回民佈道團等。

(4) 中華國內佈道會 (1918年，雲南)

1918年聯合全國基督徒力量的中華國內佈道會，是一新的里程碑。這個佈道會，先由雲南開始，1922年推廣到黑龍江，1923年進到蒙古，他們的事工拓展了國內佈道範圍，由沿海遂漸遠止邊陸地區。除此佈道團外，還有“邊疆佈道團”亦作類似的事工。

(5) 伯特利佈道團 (1931年)

1927年到1937年，在這十年大復興時期，神使用了許多“佈道團”點燃了“福音燎原之火”，在1931年，有一群愛主的“傳道人”組成的“伯特利佈道團”是其中之一，其中成員有計志文，宋尚節等有名的佈道家，在全國所引起的影響，至今仍有餘溫。(註一)

(二) 國外宣教時期

(1) 中華國外佈道團:(1929年，廣西梧州)

中國人第一間向國外傳教的差會，是在1929年間創始的，在1928年的夏天，在廣西宣道會的“建道聖經學院”的院長翟輔民牧師(R. A. Jaffray)與中國當時有名的佈道家“王戴”等懇談，建義

他去南洋旅行佈道。“王戴”同意了；次年；“王戴”返國後，與翟輔民牧師同心禱告後，決定成立“南洋佈道團”去南洋群島宣教。1929年9月，設總部在廣西梧州，後來改名為“中華國外佈道團”，首先差派朱醒魂牧師去越南，然後差派林証耶牧師和練光臨牧師等去“印尼”。成立八年後，平均在工場上的宣教士有21位之多。到了1930年間，共有派出宣教士64位。在南洋各國，設立教會無數，帶領極多人信主。

(2) 遍傳福音團：（1947年，陝西鳳翔）

到了四十年代，陝西鳳翔西北聖經學院的師生們在禱告中，看見中國教會實在欠了各國福音的債；當時的副院長馬-馬可牧師，為此在1947年成立了一個禱告會特別為還福音的債禱告。馬-馬可牧師覺得，主為中國信徒保留了一條道路。就是要將福音傳回耶路撒冷。後來在院長戴永冕（內地會創始人戴德生的孫子）主持下，70多位師生決志為西北五省，每星期三禱告，並成立了，“遍傳福音團”（Chinese Back to Jerusalem Evangelistic Band）。

1949年，福音團的几位同學先後被差派去西北的甘肅，寧夏，青海，西藏，新疆，其中趙參加和何恩証更南下至喀什。

“遍傳福音團”的志向是從西北開始，沿絲路經阿富汗，伊朗，阿拉伯，伊拉克，敘利亞——將福音傳回耶路撒冷。可惜到1950年，政治的變更，這事工就暫時停滯了。“遍傳福音團”的同工經歷了文化大革命後，就紛紛回到事奉工場，並對當年立下的初衷，絲毫沒有改變。正如趙參加所說：由新疆到耶路撒冷的道路，雖然是銅門鐵鎖，即使我們做不到，我們的子女必會繼續承擔。

我不禁要問，難道這是他們專利的嗎？

(3) 西北靈工團：（1946年，山東濰縣）

1946年，張谷泉牧師在山東濰縣樂道院設立了靈修院，每天上聖經課，凡物公用，栽培許多年輕的傳道人。不久成立了西北靈工團，決定向新疆進發，其宗旨也要把福音傳回耶路撒冷。

1947年到1949年，靈工團的事工主要在新疆哈密，各團也被派往北南疆各地。但1951年起，喀什的同工首先被捕，次年，張谷泉等也被捕，

這事工就停了。

到了七十年代，有些靈工團的同工回到新疆，開始家庭聚會，當初的異象和使命又再點燃，直到今日，早年加入西北靈工團的老同工們，仍有人堅守在西北邊疆地區。他們的薪火將繼續傳承下去。（註二）

1949年以後，海外華人教會中有許多堂會，興起了差傳異象，紛紛設立差傳部，開展了同文化，和異文化的宣教工作，當今華人宣教士的人數，已超過二千多人，中國人的宣教差會，亦多到如雨後春筍，本人不在此多言。

(三) 中國福音新動向（移民宣教）

歷史的車輛駛進了二十一世紀，中國社會各階層，也發生了日新月異的變化。

與此同時，在中國家庭教會中，也出現了不同尋常的福音新動向：移民宣教。

移民宣教不同於以往的遊行佈道，隨走隨傳，而是進入近文化，或異文化領域落地生根，向那地方的人傳福音不是簡單口頭的傳講，而是更多的用愛和生命來見證主耶穌基督。

(1) 異象的由來：

九十年代的中期，有某個系統的教會，開始向全國各地差派福音使者。在聖靈的感動下，他們看到了宣教的異象——“移民宣教”。因此，他們就從聖經中查考有關移民宣教的信息，在當時這移民宣教只一個遠像，對多數同工而言，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儘管如此，他們還是不斷傳遞這一異象。他們相信，通過移民宣教，是有利於福音在近文化，或異文化地區的傳播，宣教士們可以與少數名族同胞們朝夕相處，一起生活，用神的愛去感化他們，用基督的生命去影響他們，而且這些宣教士們，也可有足夠的時間，向他們耐心傳講福音，而且通過移民宣教，可以使宣教的隊伍，更為成熟，而為穩固，因為這一些宣教士，多數會挑選一些能獨立事奉的，成熟基督徒夫婦，他們對生活的適應能力強，二人又可彼此互相支持，才能同心合意興旺福音。

(2) 移民宣教的實施與果效：

99年9月份，這教會的同工們，認為時機已經成熟，便禱告向神要求三個憑據；

第一：求神預備卅對自動決志，願意被差的移民夫婦；

第二：求神預備，卅對願意移民夫婦的一切費用；

第三：求神差遣“人來培訓他們”及預備“合適的培訓材料”。

不久神印証了這項聖工，99年11月份上旬，神差遣了一位僕人及一位使女，帶著“合適的培訓材料”去“培訓他們”；培訓結束後，他們便被教會差派動身去了他們要去的目的地。

他們大多去了福音沒有開拓的地方，如邊遠地區，少數民族地區，當然也有去城市的，這些地方分別是西藏，青海，新疆，雲南，貴州，廣西，江西，和湖南等地。差派的時候，只指定一個大範圍，至於具體要看聖靈對各人帶領。

教會在經費方面的原則是支持三年；三年之後就要獨立，過信心的生活，至於全職或帶職，可看實際需要，各人要發展自己的恩賜，做好宣教工作。

除了這個教會有系統計劃的移民宣教外，全國各地亦已有許多愛主的基督徒，大學畢業生，傳道人，也有很多在默默裝備自己語文的學習，真理的裝備和事奉的策略，到了時候就開赴工場。（註三）

我們深信，廿一世紀是中國人的宣教世紀並非口號，真是指日可待的，因為神等待太久了。

親愛的弟兄姊妹們，黑夜已深，你們還等什麼呢？快起來裝備你自己，來接這“棒”吧！

註一：資料主要來自：王治心著（中華基督教史綱），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1959年

註二：資料來自

[1] “遍傳福音團”和“西北靈工團”的資料。

[2] 來自“聖城之門”第一輯，1995年9月號；

[3] “遍傳福音團”的英文通訊 News letter No. 13, Feb. 1951，其中的信件和代禱信。

註三：資料來自國內一份刊物“道路”，2000年6月的報導



撒種之旅

趙曉蒼

懷著興奮和期待的心情，我們這三人的短宣隊伍，終於在八月十九日，踏上征途。經過二十多小時的奔波，於主日早晨抵達東北最大的都會，及時參加了主日崇拜。在僅容三十來個座位的教室裏，擠滿了熱情洋溢的弟兄姊妹，他們那聖靈充滿的敬拜讚美，配合著琴音，真是領人達到與主同在的高潮。

午後回到旅社休息，雖為避免半夜因時差睡不著，而不敢好睡，卻也稍微抖落了些身心的疲憊。當晚在一位馮長老的府上，我們享受了一頓豐盛的晚宴。二三十人中，不期而遇一位四十五年前，因受軍訓，共度過一個暑假的老朋友。居然會因信主，而在那特別的時地相見，他們一行六人，到各地教導信徒，已到尾聲。很高興得知他四年前，蒙召當了牧師，卻可嘆他成了靈恩派大本營-加州愛修園的牧師。由此可見，當地愛主的弟兄姊妹們，是如何的渴慕真道，追求靈命成長，卻缺乏能教導純正信仰，又能擋住異端邪說滲入教會的傳道人。

從八月二十二（週一）至二十五日，上午九點起，陳牧師，曹宇弟兄和我，輪番上陣，為來自七個不同教會的傳道人及牧者，分享加拉太書的信息。十幾位各教會的帶領者，分坐兩桌，接受我們學自賴瑞牧師的方法，幫助他們研討聖經。這些學員，看來都很樸實，聽起課來，個個聚精會神，從頭到尾都在記筆記，而討論問題，都非常的投入且細膩。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們每位禱告時，是那樣的恆切中肯，言之有物，個人很得鼓勵和啟發。

當週四下午，到了該別離的時候，彼此依依不捨之情，猶似親人。大家都一再叮嚀，要求我們答應明年再來，令人感動不已。當晚，我與陳牧師和曹宇弟兄分手，就搭夜車去塘沽，開始個人為親友們傳福音之旅。

我這次去塘沽，主要是為探望一位從未謀面的老人，他是我幼年時在台灣的鄰居-也是我的恩師張大爺的兒子，現已八六高齡的張永慶大哥。因為我心裏始終有個負擔，有生之年，一定要見他一面，並向他全家傳福音。感謝神賜

給我這短宣的機會，見到了他老夫婦倆和他的兒女及配偶們，還有孫輩，得以撒下福音的種子。他的長媳馬桂華，興奮的告訴我說：“三個月前我信步走進了一間三自教會，聽到美妙的詩歌和神的話，很受感動，很想叫家人們都去教會。正禱告求神開路，你就來了，神真是聽禱告。”，哇！沒有人的帶領，居然自己去找神。

離了塘沽，又搭上夜車，往老家-山西奔去。三年前，曾特意帶著二女兒和外甥女，第一次回老家探親，見過從未謀面的親戚們，親切之情，猶感歷歷在目。可惜當年沒把福音帶去，這次可是專程而去。先到陽泉市的大姐及其兒女們那兒，每家送了一本聖經，然後鼓勵他們去教會。外甥及其姐夫到處打聽，才在既遠，路又崎嶇難找的地方，看到了一間三自教會，實不敢寄望他們會主動去那教會。禱告求神，讓我能聯絡到家庭教會，請他們去探訪這三個家庭。

已是八五高齡的大姐，知道我有意要在老家忻州鄉下的上社村，堂侄的家裏住一宿，經歷一下農家睡土炕的滋味，便願陪我一起去，並請其女婿開車，於日落前抵達我祖上真正的老家。這裏的一切，似乎與“現代”沾不上多少邊。堂侄三代同堂，電的產品，只有電燈，冰箱，及一架電視，沒見到其它的東西。廚房裏使用的是大鐵鍋，和用拉風箱吹材火燃燒的大爐灶；睡房是一個佔了一半面積的大炕，緊連著一個如廚房裏的大爐灶，冬天燒飯的餘熱，送到炕底，就是暖氣，一切作息，都在這間屋裏了。另有一間客廳加小睡房，也是用同樣的方法取暖。沒有漱洗台和浴室，連澡盆都沒見到，大姐說，這裏的人根本不洗澡。次日上午，我花了點時間，為一大家的人講了福音，雖然看來他們不很有興趣，但卻告訴我，這裏有家庭教會，倒令我精神一振，提醒他們去找到家庭教會的人，來幫助他們得到救恩。我特別把堂侄的一位二十一歲的孫女，和一位十三歲的孫子，叫到一邊，給了他們一人一本聖經，並為他們念了一段聖經，鼓勵他們去教會。

離了老家，又搭上夜車，往內蒙古包頭奔去。那兒有我兩個表弟在，兩家共十一個人。二表弟的兒媳婦桃子，看到我帶去的幾本準備分給各人的聖經，就告訴我，她和先生都已在家庭教會信了主，但是她的公公和大爺，也就是我兩個表弟，極其反對他倆去教會，甚至威脅要趕他們出家門。知道了這背景，我就在兩家全部聚在一起的機會，為他們傳講福音，特別強調信神，無論個人或國家才有前途。以為他們倆的反對，是受共產黨無神論的影響，末了我問他們是否相信有神，得到正面的答復。

我回到家以後，接到桃子的電郵，說我表弟的態度有所改變。但沒過兩天，又受他老哥的影響，逼迫他們搬出家門。我知他是內心有爭戰，就打電話問他為何反對去教會，他的理由大出我意料之外。他們對共產黨完全不信任，現在說信仰自由，誰敢保證以後不會又反過來

整信神的人。原來如此，我又勸說當相信神能改變一切，不要為以後萬一會發生的事，而先亂了陣腳。應該先尊重並接納兒子媳婦的信仰自由，跟他們去教會，神必會讓他明白真理，使家庭和諧，領受福氣。感謝神，他同意去教會聽聽道，讓兒子搬回來。

這一趟走了六個地方，個人往來所需的車票，都是到站下車，就立刻排隊買兩三天後的下一站車票。有朋友說，如此旅遊，不知下一程車票能否買到，是他不敢做的事。感謝神的保守，一路下來，沒有失誤。因為祂說“報福音、傳喜信的人，他們的腳蹤何等佳美”，祂必親自保守帶領。也因著這趟的經歷，看到廣大的禾場，需要神的兒女們踴躍投入，不要讓兩千年前，神的嘆息“要收的莊稼多，作工的人少”又要不斷的繼續向著祂的兒女發出。



定睛仰望耶穌

賴松

今年八月中旬，我參加了在基督使者協會總部（賓州樂園鎮）舉辦的華人基督徒教職員聯網退修會。兩天多的時間，從平時繁重、高速的“三高”生活（工作，家庭，教會）退出來，既從兩位講員（康來昌牧師、黃力夫教授）為全時間帶職事奉的華人基督徒教職員“量身定做”的信息得到深刻、豐富的屬靈供應，也與來自全美各地高校、和自己同樣經歷著“三高”生活的挑戰的舊友新朋有美好的團契，在“同病相憐”的坦誠分享中得到學習、激勵。感謝神，讓我度過了雖然只是短短兩天、然而卻使我從新得力的難忘的退修會。

這些年，我陸陸續續讀過康來昌牧師不少的文章，也在網路上聽過他的一些講道錄音，其中真理教導清晰、透徹，對我認識神、生命成長有很多幫助。我特別喜歡他率真、坦誠的風格，沒有常見於基督教界的“八股”味。這次退修會有機會聽他一個完整序列的培靈信息，並有機會與他一起用餐、交談、當面求教一些問題，真是受益匪淺。康牧師在他第一篇信息的開頭，問了大家一個問題：是否知道世界上最偽善的人，存在於哪兩種人中間？他給出的答案，一是共產黨，二是基督徒。共產黨的說（教）一套做一套、道貌岸然、自欺欺人，世人共知，稱之為偽善，應無歧見。但將基督徒與共產黨並列，說其中有許多世上最為偽善者，初聞之下，的確有些訝異，但仔細思想之後，卻不得不同意這的確屬實，真是振聾發聵、發人深省。

“我真是苦啊！”（羅7:24）

聽過不少傳道人教導，聖經中的命令、誡命，是要每個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照著遵行的。但讓我常感痛苦的是，“你要盡心、盡性、盡力、盡意愛主你的神；又要愛鄰舍如同自己”這第一和最大的誡命（路加福音10:27），自己就完全不能做到，所行與之相距，不知有多少個十萬八千里！不但現在做不到，也深知無論如何立志、怎樣努力，自己一生也都不可能做到。反省信主十六年來自己屬靈生命的經歷，充滿高低起伏，常常做思想與聖經的教導偏離、甚至背道而馳的事。這種明明知道什麼是神所喜悅的，甚至還向人傳講，但自己卻行不出來，甚至心口不一，不是偽善，又是什麼？！隨著信主時日的加增，這樣的認知越來越深，也越來越能體會使徒保羅為什麼會嘆息、吶喊“。。我所願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願意的惡，我倒去做。。我真是苦啊！誰能救我脫離這取死的身體呢？”（羅7:19-24）

“沒有義人，連一個也沒有”（羅3:10）

過去三個季度，因為教【教會歷史】主日學課程的緣故，我對自己原來就喜歡、陸續有所了解的教會歷史，有了更深入的學習。古今中外教會中假冒為善的人和事，實在不勝枚舉，讓人感嘆不已。特別是許多位高權重者，其罪行更顯昭彰，影響更為惡劣、深遠。幾年前，當身為美國福音派基督徒聯盟（National Association of Evangelicals）主席的Ted Haggard的招男妓醜行曝光時，輿論嘩然，使主的教會蒙羞。著名教會領袖中有如此讓人、讓神傷痛之行，一般信徒、教會領袖中說（教）一套做一套，更是屢見不鮮。據近年來多次的統計，基督徒的離婚率，與世俗社會並無二致。至於玩政治、耍權術、道貌岸然、自欺欺人、趨炎附勢、結黨營私、阿諛奉承、謀求私利、搶奪神的榮耀等等與基督信仰背道而馳的行為，也實非罕見，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而最讓世人詬病的是，教會中多少得罪人、得罪神的事，常假借神的名義而行，不知絆倒了多少人，將來在主的審判台前，又當怎樣交賬？！

“見證人如同雲彩圍繞著我們”（希12:1）

如此說來，我作基督徒還有什麼指望呢？感謝神，祂不單揀選我成為祂的孩子，一次並永遠地赦免了我過去、現在、將來的一切罪惡過犯，祂也深知我的軟弱、困惑、掙扎、痛苦，將許多美好的基督徒擺放在我的生命中，如雲彩環繞，讓我看到，一個真正重生得救的生命，只要願意順服聖靈的帶領，就可以一天對罪更加敏感，雖然屬靈生命的成長會有起伏，但靠著神的大能的恩典，就可以有漸漸成長更像主的盼望。

“仰望為我們信心創始成終的耶穌”（希12:2）

《希伯來書》第十一章中例舉了一系列信心偉人的名字，這其中，每個人都曾犯罪、抵擋神，如亞伯拉罕曾兩次撒謊，但因著他的順服，被神稱許為信心之父；還有大衛，他甚至犯姦淫、謀殺的大罪，但因為悔改認罪、常尋求主的面，被神稱為合祂心意的人。當我們思想這些信心偉人時，會被神赦罪的恩典所感，信心能得到提升。但我們真正需要仰望的，卻永遠只能是主耶穌自己。我們完全是因著祂藉著為祂作見證的聖靈所賜的信心，在基督裡得到重生。在生命成長的道路上，也只有當我們定睛於主耶穌基督祂自己，我們才會有喜樂的盼望，像使徒保羅一樣，在吶喊“我真是苦啊”之後，可以有“感謝主，靠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就能脫離了”（羅7:25）的屬靈經歷，過一個信心得勝的生活。

耶和華坐著為王

滕靖

最近似乎百年不遇的事兒時常發生在我們周圍，先是美東的地震，後是Irene颶風。地震時我在波士頓，可能因為遠離振中，我盡然沒有絲毫察覺。至於Irene颶風，我一開始並沒有把它當回事，因為颶風每年都有但似乎從不來新澤西。但當NJ州長Christie在對沿海城市發佈強制撤離命令時說“get the hell out of there”，當紐約市長Bloomberg在發佈強制撤離命令時說“留下是愚蠢的，留下是違法的”，當一個在大西洋城的算命先生在撤離時說“上帝這回很憤怒”，當我看到商店中空的貨架、電視裡不停的氣象新聞，當我看著窗外呼嘯的風雨時，我開始意識到這次的颶風可能很危險。人易被傳染，細菌、病毒、心情，或許也包括危機感。可是當我看到520英里寬的Irene雲圖時，我確實被震撼了。

現代人是非常自負，人或許的確有資本，看看那日新月異的科技，看看那些高聳如雲的摩天大廈。現代人都很追求，有人追名，有人求利。當自負的人類，不論地位窮富，同樣面對這颶風時，被震撼的何止一人？在這個颶風面前人類是多麼渺小和無助，人類科技已經足可以預報風暴的來臨，但當風暴來臨時人類最好的選擇是逃離；在這個颶風面前人的地位和錢財又能給人多少平安？地位錢財可以說明人有更安全的

居所，但是那安全的居所真的安全到使人得平安嗎？人在颶風、地震這些自然災害面前感到渺小是正常的，因為它們都不在自負的人類的控制之中。可是有多少人在無奈地感歎“mother nature”後看到其後的造物主？常聽人說“造物主有嗎？我怎麼看不見？”難道造物主的存在與否在於被造的人是否看見他嗎？其實“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顯明在人心裡，因為神已經給他們顯明。自從造天地以來，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雖是眼不能見，但藉著所造之物就可以曉得，叫人無可推諉。”，正如大衛在詩篇中所說“諸天述說神的榮耀；穹蒼傳揚他的手段”。被造的人在造物主面前本當渺小，可是又有多少人願意臣服在造物主的腳下？，人們”雖然知道神，卻不當作神榮耀他，也不感謝他。”這個悖逆的時代本在神的震怒之下，有多少人知道人本該得的那“從世界的起頭直到如今，沒有這樣的災難，後來也必沒有”的大災難？神有豐盛的恩慈和忍耐，但是有多少人感謝神的恩慈和忍耐呢？有多少人把神的恩慈當作理所應當呢？

詩人摩西在詩篇90中寫到：“我們經過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們度盡的年歲好像一聲歎息。我們一生的年日是七十歲，若是強壯可到八十歲；但其中所矜誇的不過是勞苦愁煩，轉眼成空，我們便如飛而去。誰曉得你怒氣的權勢？誰按著你該受的敬

畏曉得你的忿怒呢？求你指教我們怎樣數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們得著智慧的心。”假如我們還有80年壽數，那是2萬9千多天，但是我們可以控制我們的壽數嗎？假如美東地震的級數是8.8級，假如颶風是四級且離我們更近……我們知道怎樣數算自己的日子嗎？我們該當如何行才能免去神的忿怒？或許後悔“應當多讀經多禱告”，或許後悔“應當多關心弟兄姊妹”，或許後悔“應當多在教會事奉”，或許後悔“應當饒恕得罪我的弟兄姊妹”……

大衛在3000多年前經歷風暴的震撼後寫到：“你們要將榮耀、能力歸給耶和華，歸給耶和華！要將耶和華的名所當得的榮耀歸給他，以聖潔的妝飾敬拜耶和華。”人不敬拜神就不是歸榮耀給神，敬拜神首先當聖潔，但人當如何才可聖潔？是多讀經禱告嗎？是多在教會事奉嗎？不是，是靠那

位在十字架上為我們流血捨命的神的愛子耶穌基督！神沒有應許不會有風暴，但我們堅信“洪水氾濫之時，耶和華坐著為王”，我們或許在風暴中會經歷到損失、痛苦、患難，但我們因著風暴會知道怎樣數算自己的日子而得著智慧的心以致“以前風聞有你，現在親眼看見你”，我們“就是在患難中也是歡歡喜喜的”，因為我們知道“神既不愛惜自己的兒子，為我們眾人舍了，豈不也把萬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賜給我們嗎？”在風暴中我們或許會迷茫、軟弱，但我們堅信“耶和華必賜力量給他的百姓”，我們盼望耶和華所賜平安的福。

風暴必會過去，當我們再次看到風和日麗的藍天白雲時，讓我們認識到神的恩慈，讓我們有顆感恩的心，讓我們以感謝為祭來榮耀我們的神！

寫于Irene風暴中

好書推薦

向大家強烈推薦《為孩子立界線》（亨利·克勞德，約翰·湯森德合著。英文原名：Boundaries with Kids by Henry Cloud and John Townsend）一書。網上有不少此書的書評，也有中文版文件可以下載。我的評價是：不論從心理學講，還是教育兒女的角度講，這都是一本難得的好書。書中多處恰到好處地引用了聖經。

再次向大家推薦《Sidney & Norman》一書。這本書講的是兩隻小豬的故事。Norman聰明又能幹，一生都很順利。他是只成功的好豬，不像他的鄰居Sidney。Sidney好像總是有點拖拉，有點邋邋。Sidney做什麼事都讓大家感覺好像差點勁。Norman不自覺地瞧不起Sidney；而Sidney自己也不自覺地看不起自己。直到有一天，他們各自收到了上帝的邀請信。上帝有些話要告訴他們…這本書我讀過兩遍。我覺得最有意思的是書後的附錄裡作者Phil Vischer講述他如何產生寫這本書的靈感，和他建議如何把這個故事運用到兒童或青少年的生活中。他的靈感主要來自他對他和太太Lisa的多年觀察。他和Lisa誰是Sidney的原型，誰是Norman的原型呢？他又會給現實生活中的Sidney和Norman什麼建議呢？快到AMAZON網上自己定一本瞧一瞧吧！

（以上這兩本書可在教會圖書館借到。）

張雪梅 推薦

我要变老

唐梦宇

从记事的时候开始，我最害怕的东西就是死亡。人死了之后会是个什么样子？会以另外一种形式存在吗？还是一切都归虚空？人对不了解的东西多少总有些惧怕，而死亡恐怕是无法了解的东西之首吧！最近刚满十岁的女儿开始经常问关于死亡的事。每次交谈总少不了这个关键问题：“你怕死吗？”

多么高兴，我可以毫不犹豫地对孩子说：“我不怕！”首先，就像小时候父亲对我说的那样，世界上死并不是最可怕的东西。要是一个人得了重病，每时每刻都经历着痛苦，而且没有任何药物可以控制，那岂不是比死更可怕？其次，我们为人父母之后，肉体的生命已经得到了延续。其生命的潜力是不可估量的，可达世世代代，直到永远。子女们是我们肉体生命的精华：我们身上最好的东西都给了他们。人生的接力棒已经传了下去，我们何惧之有？最后，对于我们这些基督徒来说，人死了之后，的确会以另外一种形式存在：肉体消亡，灵魂却可以在天国里，远离痛苦愁烦，永享平安喜乐。

人要是连死都不怕，是怎样的自由潇洒！可惜，我们肉体的生命是那样的软弱，很快，我沮丧地发现，我虽然不怕死，却怕老。“生老病死”这个自然法则，我过了“生死”关，却过不了“老病”关。青年时期，生命旺盛得从来没有认真想过“老病”的事；人到中年，不仅经常从进入老年期的父母那里听到他们和病魔作斗争的事，而且发现人居然会不老就病，病痛也开始发生在同辈的中年人身上。

大学室友得宫颈癌的事，对我的影响很大。为此我甚至作了一个恶梦，梦见一次例行身体检查的时候，医生说查出我有宫颈癌，而且是晚期，只剩下三个月的生命。梦里我非常忧虑，从诊所出来后就拉着孩子们在草地上狂奔狂走。回到家里，先生问我为什么这么晚才回家，我没好气地回答：“我还没老呢，就要死了。我要变老！”

恶梦醒来是早晨。多么庆幸和感激，这只是一场恶梦。同时，又不禁扼腕叹息：我的恶梦，却是我大学室友的现实。我何德何能，可以健健康康地活着，而我那同样是基督徒的善良开朗的室友，却要忍受这样的病痛折磨？想来想去，我的恶梦和室友的现实之所以那么让人无法接受，并不是因为要面临死亡，而是因为违反了“生老病死”这个自然法则。“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创1:31）。原来，神为人类所计划的“生老病死”，不仅是要发生在每个人肉身上的事，而且要发生得井然有序。未老就病的人生，是违背神计划的人生。

没想到，我对年老的恐惧，就这样在一夜之间消除了。真所谓“一语惊醒梦中人”。年老，意味着你正走着神为你捡选的人生道路；年老，表明你在这条路上没有跌倒；年老，让你得了病也释然：毕竟时候到了。年老完美人生的代名词，是充实生活的证明书。什么时候，等女儿再问关于“生老病死”的问题，我希望能够同样毫不犹豫地回答：“我不怕死，我要变老！”

謹守，儆醒戰勝魔鬼

務要謹守，儆醒。因為你們的仇敵魔鬼，如同吼叫的獅子，

遍地遊行，尋找可吞吃的人。彼得前書5:8

你們要靠著主、倚賴他的大能大力、作剛強的人。要穿戴神所賜的全副軍裝，

就能抵擋魔鬼的詭計。以弗所書6：10-11

馬培松

2010年的夏天，我參演了櫻桃山華人教會教會的福音話劇《魔鬼的誘惑》，我們希望能通過這個話劇迎領更多的人來到神的面前，為教會的八周年堂慶獻上一份薄禮。

這個話劇是描述在生活中我們常常會遇到各種誘惑，魔鬼撒旦也時時尋找機會引誘和欺騙我們，讓我們離開神，滑向罪惡和墮落的深淵。我們要揭露撒旦的真面目，承認自己是罪人，信靠上帝，用堅固的信心抵擋魔鬼。排練過程中，導演再三強調撒旦必會想盡各種辦法來阻撓我們的演出，我們必須依靠神的力量才能演好這個話劇。我當時雖已信主三年，但對撒旦、魔鬼在世界上的存在還半信半疑。聖經中使徒保羅對那些早代基督徒警告和勸勉也被我拋在腦後了。

排練在緊張而有秩序中進行，大家犧牲了很多個人時間，努力使各方面的工作更加完美。可是隨著離堂慶的日子越來越近，一些事情漸漸浮出水面。先是擔任領舞的禱禱

在演出前摔傷了背，接著孫桐，立文的車胎先後被紮，無法及時趕到排練現場。在演出的前一周，事情更是頻繁發生，伴舞的兩個學生生病，導演王維患上嚴重的頭痛，負責化妝的梅青手指被割破，主演魔鬼的丁荔的女兒也生病。我心裡開始嘀咕：這一系列事情發生在短短的兩週之內，難道這世界上真有撒旦、魔鬼存在？他怕我們把他的醜行暴露在世人面前，所以採取種種手段來阻礙我們演出的正常進行？我這時突然想起使徒保羅在以弗所書的教導：你們要靠著主，倚賴他的大能大力，作剛強的人。要穿戴神所賜的全副軍裝，就能抵擋魔鬼的詭計。劇組其他人也意識到了魔鬼的攻擊，但是我們清楚的知道，我們的神是掌控一切的主宰，他的權柄大過一切。我們在演出前每個人從演員到負責燈光音響的劇務人員都齊心禱告，讓神保守我們。演出終於順利的完成，受到大家的一致好評。也讓基督徒意識到我們面對的是一個殘忍、狡猾、有力的魔鬼，魔鬼能從四面八方攻擊基督徒只有一個地方是安全的：“拿起神所賜的全副軍裝，好在磨難的日子，抵擋仇敵，並且成就了一

切，還能站立得住。”

一個月後，我們劇組接到了紐約長島教會的邀請，參加他們的福音佈道會。為了再次演好這部話劇和向慕道友傳福音，我們做好了充分的思想準備，防止魔鬼撒旦的攻擊和阻撓。儘管我剛剛做了拔智齒的手術，在去長島的路上也險避了一起車禍，但是依靠神的力量，演出順利進行。觀眾大部分是在校的大學生，感謝主，這次福音佈道會圓滿成功，有近三十位大學生決志信主。

正當我以為我們依靠神的恩典和大能已經戰勝魔鬼，開始有些鬆懈下來的時候，魔鬼並沒有放棄最後的掙扎的機會，正悄悄策劃對我們的演出的進一步的攻擊和阻撓。在我們計畫去費城中華基督教會演出前一周，我太太孔紅突然連續幾天頭痛，繼而發高燒。開始我們以為是流感，去了急診室，經過腰穿術抽腦脊液化驗，發現是成人中少見的腦膜炎。感謝主，听了牧師和教會兄弟姐妹的禱告，她得的是沒有致命危險的病毒性腦膜炎，在醫院觀察兩天後回到了家。王唯姊妹和劇組的成員們也給我說明和鼓勵，我也準備繼續投入新的演出中。可是太太的病情並沒減輕，因為頭痛難忍，醫生給她開的強力的止痛藥，引起了一系列的副作用，嘔吐，不能排大小便，先後我們又三進急診室。在急診室裡，看著虛弱的妻子，想到在國內正忍受癌症折磨的母親，一向堅強的我信心也開始動搖，想打退堂鼓。在這

關鍵的時候，我相信是神差衛生和王維再次來到急診室，圍坐在病床邊安慰我們。陳牧師和曹宇弟兄也先後來到急診室，我們手拉手為我太太的病情禱告，也祈求神賜給我力量和勇氣。我的心漸漸平靜下來，心裡充滿了感恩和希望。教會這個大家庭的兄弟姐妹們紛紛伸出援助之手，送來可口的飯菜，建榮，曉紅，咸和，莉萍等先後過來照顧孔紅和孩子，加添了我的信心和力量。演出當天的下午，我準備參加最後一次合練時，車子的消聲器（muffler）在車啟動時突然折斷。但是魔鬼的伎倆已不能影響我的堅定的信念，我換上另一輛車來到教會參加合練。晚上曉蒼弟兄又開車來接我，我們早早來到費城教會，大家坐在一起靜下心來向神禱告，把晚上演出的一切都交到神的手中。這次演出是我們這幾次演出中發揮最好的一次，我知道是神的恩典和大能給了我戰勝魔鬼和一切困難的勇氣。

現在已一年過去了，但當時演出的一切仿佛就發生在昨天。話劇的最後一段朗誦詩篇23篇還回想在我的耳邊，伴隨我直到永永遠遠。

**耶和華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致缺乏
祂使我躺臥在青草地上
領我在可安歇水邊
祂使我的靈魂甦醒
為自己的名引導我走義路**

與主同行

——2011年6月博愛路短宣紀實

王維

準備工作

今年三月上旬，經過禱告，我們一家決定回應教會的推動，利用暑假參加李萬兵牧師帶領的“博愛路”在中國的短宣。這次的短宣匯集了費城三一教會，北卡教會和我們教會的弟兄姊妹們一同來參與。我們教會的同工有黃媽媽，李嘉洪弟兄和我們一家四口。

買機票是這次行程的第一件大事情，因為油價高漲的緣故，今年的票價高居不下。六月下旬的機票，在年初時，就已是每張\$1700。為了能買到便宜機票，我們一有空就在網上流覽。終於有一天的上午，加航的票價落到了\$1260，只是要到多倫多去轉機。來不及多想，我們立即買了票。當天的下午，機票的價錢就又回升到了\$1700。真是感謝神！

當我們開始預備講課內容的時候，卻發現博愛路的工作計劃幾乎每週都在變。我們一家人的工作地點，最早是定在中國的西南地區，之後被轉到西北地區。我們上課的對象先是夏令營的中學生，之後變為培訓英文教師。一直到出發前，最終被告知仍是去西南地區，在中學教學生的英文會話。但備課的時間已是很緊迫了，李萬兵牧師要求一個家庭或是一個小組只需要準備一天(六小時)的課程。如果需要的話，大家可以輪流上課或是彼此交換各自的教案。

出門大吉

6月17日，我們一家和黃媽媽踏上了短宣之

旅。張學謙弟兄和武麗萍姐妹一大早送我們到了Newark機場。告別了弟兄和姐妹，我們興沖沖地來到加航登機台，拿出機票，護照，辦理登記手續，工作人員接過我們的證件，頭也不抬地問：“到哪兒？”，“多倫多，然後去中國。”，“去多倫多的飛機取消了。”我問衛生：“在多倫多我們有多長時間轉機？”，他回答說：“一個多小時”。我又問工作人員：“下一班機什麼時候？”

“今天的飛機全部取消了。”我傻在那裡，不知道該怎麼辦。還是衛生反應過來了：“你們是不是罷工了？”“是的。”我們全都大眼瞪小眼的站在那，不知道下一步該如何辦。這時一位女工作人員對我們說：“不要著急，我來試試別家航空公司。”她迅速地在電腦上敲打著，我站在原地，看著她在忙，心裡想著：我是不是應該給麗萍姐妹打電話，讓她調轉車頭回來？還是不管什麼情況，我們都在這裡等著，有什麼班機就坐什麼班機？就在這時，工作人員已經把我們的機票改好，遞到我們面前說：“OK，都好了，大陸航空公司，直飛中國，這是你們的機票，千萬拿好。”

我們連忙道謝，拿著行李轉到C座航站樓，順利辦好登機手續。同時與其他乘客的交談，才知道，當天的大陸航空公司的機票票價應該是\$2200。

我們能說什麼呢？只有哈利路亞，讚美主，感謝神！

計畫趕不上變化

在北京休息了一夜，第二天，也就是6月19日，按照計劃，我們到了要去的城市。在機場我們準備買去目的地的大巴車票，可是等我們排到了，卻被告知，車票賣完了。幸虧李牧師安排他的弟弟在機場接同工，我們與他取得聯繫，又得知還有一位姐妹，也是最後到達的一位同工，還沒有消息，我們要等到她一起走。可是沒人知道她的聯絡方式和什麼時間到。我們就只好憑著信心在機場大廳裏等。大約40分鐘後，我們驚奇地看到這位姐妹和她的兒子一起出現在機場大廳，真是感謝主。

隨後我們一行人，拖著一堆行李，來到停車場。這才發現我們要坐的這輛車是只有六個座位的小麵包車，還是燒石油氣的。石油氣的罐子佔了幾乎半個後備箱。不記得我們七個人，和六件行李是怎樣擠進了車的。好像我們多數人手裏都抱了一個行李箱，而那位姐妹的兒子是坐在座位中間的地上的。

經過近三個小時的顛簸，我們渾身濕透（車上的空調基本不起作用）地下了車。驚訝地發現我們站在了一家很好的賓館門前。辦理了入住手續，和其他先到的同工們一起去吃晚飯。在吃晚飯的時候才知道，因為附近地區發大水了，有三位同工不能按時到達。我們需要在現有的同工當中擠出三位，來填補空缺。於是將從北卡教會來的同工一家人中的媽媽和她的大兒子，我們團隊的李嘉洪弟兄，還有我和Carey抽出來，分做三班，頂替那“三個”同工，與另外三位同工一起去師範學校做老師，教英文會話。

晚飯後，回到賓館，我在禱告中祈求：親愛的天父，感謝讚美你，我不知道明天將會是什麼樣的情況，但是我深深知道，你時時與我同在，就願你帶領我和Carey，並保守我們的每一天。奉主耶穌基督的名，阿門！

建立關係的第一天：

6月20日，到達學校的第一天。我和Carey被分到了C班。C班是畢業班，35個學生，全部是女生，最小的16歲，最大的20歲。

我和Carey向她們分別介紹了我們自己。輪到她們向我們介紹她們自己的時候，看著她們稚嫩、青春、漂亮的臉龐，我的心裡真的是感慨萬分：多麼樸實無華的孩子，多麼讓人嫉妒的年紀，想當年我也是這樣，一樣的課桌，一樣的黑板，就從這樣的教室當中走了出來，經過多少爬摸滾打，成了家有了孩子之後，蒙神憐憫，才回到主的懷抱。哎，兜了多大的一個圈子呀！不由得心裡說，願主你親自看顧這些樸實無華的孩子，不要讓她們象我一樣走那末多的彎路，盼望她們早一天認識你，早一天蒙福。

在我們都互相介紹完之後，我和Carey問她們對我們有什麼問題沒有，她們一致對Carey非常地感興趣。有人忍不住地問：“Carey，你有沒有男朋友？”，“沒有”，“為什麼？”，Carey不知道如何回答才好，我接上去說：“我想告訴大家，我們一家都是基督徒，那麼聖經告訴我們，萬事皆有時，要在right times do right things，Carey現在是高中的學生，應該以念書學習為主，她自己也知道，現在不是交男朋友的時候，所以她自己不去做這樣的事情。”，她們一致的說“對，就是應該在right times do right things”。

我真沒想到她們會這樣認同我們的想法。‘真是一群好孩子’，我心裡這樣想著。

當我們知道學校的作息是每天早上6點起床吃早點，到中午12點用午餐，晚上6:00吃晚飯，而學生們經常在兩餐之間餓得饑腸響如鼓的時候，我決定給她們買點心；Carey說：“媽媽我也要買，用我自己的錢。”從第一天的下午起，我和Carey就一人準備一份

全班的點心。之後的幾天也都是如此，上午一份，下午一份。

下午課間休息的時候，我和Carey為她們分發點心，告訴她們分完後，大家一起吃，孩子們就都等到最後，當我回到講臺的時候，我對她們講：“上午我跟大家講過，我們是基督徒，所以，我們每次在吃飯或是吃點心的時候，都要向上帝祈禱，你們願意不願意聽我祈禱以後再吃？”，“願意。”又是全班一起同聲的回答。感謝主，在我禱告之後，我們一起享用了小點心。

傳揚福音的第二天

根據第一天上課的經驗，我們調整了授課內容：同時決定不更換老師，只是彼此分享個人準備的教材。這樣6個班是同步，上午介紹美國的節假日，下午介紹美國的音樂。

上午我和Carey向C班的全體同學介紹了美國大小15個節假日。Carey用英文講，我翻譯成中文，在講和翻的過程中，我們把耶穌的降生，受難，被釘十字架，復活的意義，以及人的罪，用最簡單的句子講給她們聽，同學們聽完後，沒有人有疑問，我覺得挺奇怪，便問她們：“你們聽懂了嗎？”

“聽懂了。”齊聲答，

“沒有問題嗎？”

“沒有。”

“那你們知道嗎？我們所信的上帝，祂愛我們。因著祂的愛，我和Carey來到你們這裡。我愛你們，你們相信嗎？”

“相信。”

“真的嗎？你們真的相信我愛你們就象我愛Carey一樣嗎？”

“相信。不愛我們，你們怎麼會自己花錢到我們這裡來？不愛我們，你們怎麼會自

己給我們買東西吃？不愛我們，你們怎麼會對我們這麼好？”她們七嘴八舌地說著。

我真沒想到她們是這樣的單純可愛。

在發點心的時候，同學們互相提醒著：“先別吃，等祈禱以後再吃。”真的為她們從心裡感謝主。從這一次開始，我們每一次吃東西都一起禱告之後再吃。哈利路亞，讚美主！

傍晚，吃完晚飯，我和Carey沒有急著回旅館，而是一起在集市上散步，欣賞本地的夜景，回到旅館已經是快到9點了，所有的同工仍在開會。直覺告訴我，一定發生什麼事情了。

果然，師範學校因為臨近期末大考，把我們教課的時間減掉了一天。換句話說，明天，就是我們的最後一天了。

回到房間，臨睡前，我向天父禱告說：“親愛的天父，感謝你一路的帶領，感謝你給我們和孩子們在一起的美好時光，這是一群多麼好的孩子，她們有一顆單純的心。

“全班要歸向我！”有一個聲音對我說，

“好的，奉主耶穌基督的名，阿門！”我的禱告本來還沒有完，但是我聽到那個聲音時，就停住了。

我躺在床上平平安安的睡著了。

難捨難分的最後一天

早上，當我告訴學生們，今天是我们最後一天和她們在一起的時候，她們真的是非常的憤怒，齊聲吶喊：“學校撒謊！”看著她們依依不捨的樣子，我建議道：“你們想不想晚上我們有個Party？”

“想，太好了”孩子們高興地嚷著。

“好，晚上7點，我們在教室見。”

中午，我趕緊給衛生打了個電話，告訴他，下課以後，務必和Lawrence一起儘快趕回旅館，我們全家一起吃晚飯，晚上和我們一起去參加Party，因為我想把我的先生和兒子介紹給我們班的學生們。

下午4點，全體同學和我們這些“外教”一起在大禮堂舉行了畢業聯歡。當C班的班長上臺發言的時候，她說：“我代表我們C班，非常感謝王老師和她的女兒對我們的關愛，她一來到我們班，就把我們當作自己的兒女一樣，真好，我們感謝她。”她深深地鞠了一個躬。我被震撼了，不知所措地向前傾斜上身，做為回禮。心裡不住地感謝神，是你先愛了我，我才有可能分一點愛給她們，我真的沒做什麼，是你在愛着她們。我只有感謝你。

靈魂得救的傍晚

晚上7點多鐘，我們全家一起來到了教室，學生們已經把教室佈置好了，桌子被擺成了U形，黑板上寫著離別祝福的話語，還有每一個同學的簽名。聚會開始了，我說：“請大家坐好，我想先請Carey給大家做一個見證，講一講她為什麼要成為基督徒，以及她成為基督徒以後生命的改變，好不好？你們願意聽嗎？”

“好，我們願意聽。”大家齊聲回答到。

在Carey做完見證之後，我說：“我要送給你們每個人一個小禮物。”我邊說邊拿出福音手鏈和鑰匙鏈，給她們講鏈子上每一個顏色代表的意義，然後和Carey一起發給大家，學生們拿到以後，興高采烈，每一個學生都在問：“老師，我可不可以多要一個？”

這個說：“我要給我的媽媽”，那個說：“我要把這個鑰匙鏈的給我的爸爸”。

“好，你們想要多少，就拿多少。”我連忙把我所有的手鏈、鑰匙鏈，統統地給了他們。

她們拿到以後，仨一群，倆一伍，嘖嘖喳喳興奮的不得了。我順勢問她們：“你們

現在已經知道了我們所信仰的神，你們願不願意來相信Carey所信的這個神？”

“願意，”齊聲答，我又問了一遍：“你們願意嗎？”

“願意”。

“主啊，感謝你，我現在要帶她們做決志禱告，求你帶領她們”。我心裡默默地禱告說。

“好，那現在請大家站起來，我們一起做一個禱告。”同學們紛紛站起來了。

我帶著同學們一句一句地禱告：

“親愛的天父，我們感謝讚美你，我們把一切榮耀讚美都歸于你，因為你是創造一切的主，你創造天，創造地，也給了我們生命。我們請求你，原諒我們，以前我們不認識你，現在我們知道了，你是唯一的真神，創造天地的主，你用耶穌的寶血洗淨了我們的罪，我們願意你進入到我們的生命當中，作我們生命的主，我們也祈盼你，通過我們，把你的福氣帶給我們全家，看顧我們家的每一個人，從今以後，我們就是屬你的兒女，願一切讚美都歸給你，奉主耶穌基督的名，阿門！”

全班同學就這樣全部決志，成為了神的兒女。禱告之後，同學們都很喜樂。有同學說：“感覺真好”。我和Carey與每一位同學擁抱，對每一位同學說：耶穌愛你。

之後，我們在一起唱歌、跳舞、做遊戲，度過了一個美好又難忘的夜晚。直到學校熄燈鈴響，我們的Party才在依依不捨的告別聲中結束了。

回到住處，我心中有一種說不出來的平靜又安寧的感覺。與兩位同工相約到酒店的足浴間去泡泡腳，大家相互講述着各班當晚Party的情況。輪到我了，我只簡單地說：“今晚，我們全班決志了。”

忘記背後，努力面前！

短宣平平和平的結束了。我們全家按照計劃一起登上了游三峽的輪船。上船後發現，本來應載160多人的游輪，卻只有我們一家四

口，和兩女一男，及兩男一女的三組人馬。好大的一艘船，一共只有這十個乘客。

衛生跑前跑後地忙著拍照，兩個孩子不知道在哪裏玩耍，另外兩組人馬左船舷一組，右船舷一組，也不知在用什麼方言高聲暢談。我懶散地斜躺在船頭最前邊的竹藤椅上，透過寬大的玻璃窗，向外眺望：崇山大江，美景盡收眼底。一座山過去，又是一座山；突然一座城市從眼前颳過去；一時山上現出個大的看不見底的山洞，一時山上有一個人造的八角亭子；剛剛看見神女峰屹立在山頂，一會兒巫峽就已經在船尾了；真是目不暇接。一會兒我收回目光，想看沿江邊靠的是什麼船。這樣一艘接一艘停着，怎麼有好多半圓的管子伸到船的上方，轟隆隆地把些東西輸送到船上，像是在注水一樣？仔細一看，原來管子裏流出的是煤，眼前的山是一座煤山。邊欣賞，邊休息，邊讚嘆這眼中的‘鬼斧神工’般的美景。心中真有說不出的喜樂。

幾天後，我們結束了全部的行程，回到美國。當飛機接近Newark機場的時候，機長提醒大家，“今天是獨立節，我們將會看到紐約上空的煙花”。果然，從飛機的窗口，我看到Hudson河上空綻放的絢麗的煙花，連綿不斷，五彩斑斕，好像天都被點亮了。這煙花和放花的禮炮的聲音一直伴隨我們的飛機，直到我們平穩地降落。我心中充滿了感

激之情，主啊，從我們出發到歸來，這一路你給了我多少喜樂，多少平安，你的恩典我數都數不完，就是這最後的一段路，你都為我們預備了驚喜。主啊，實在沒有言語能述說我心中的感恩。

寫到這了，思緒又回到了師範學校，又回到了C班，雖只有短短的三天時間在一起，卻覺得與她們是早就相識的，如今又蒙神的恩典，在主裏一同作神的兒女。我們是多麼有福的一群，願神繼續帶領保守她們。

短宣回來後，我曾問自己，這些孩子們會信主，到底是怎麼發生的？我努力去回想每一天所發生的事情，盡力把細節挖出來，想知道是哪一個環節起到了作用？我沉思著，一個聲音在我耳邊響起：“忘記背後，努力面前”。啊，是主，這全是主自己的工作。主啊，是你的愛和揀選讓她們歸向你，也是你的愛和恩典帶我到那個地方，是你的手一直拉著我，托護著我，把我放在你所要做的事當中，讓我看見了你所成就的事。主啊，你是那独行大奇事的神，感謝你，讚美都歸給你，榮耀都歸給你。謝謝你，帶領我與你同走了這一回，讓我嘗到主恩的滋味。求主你繼續帶領我，真盼望能時時刻刻，永永遠遠與你同行。



魔鬼的誘惑

王維

爲了2010年10月教會的堂慶佈道會，教會的話劇隊在8月份的時候，開始排練話劇《魔鬼的誘惑》。這個話劇根據聖經路加福音第四章第五、第六節：“魔鬼又領他上了高山，霎時間把天下的萬國都指給他看，對他說：這一切權柄、榮華，我都要給你，因爲這原是交付我的，我願意給誰就給誰。”經文而編寫的話劇。也就是說現在的世界是由魔鬼掌權的，他從人類被造之日起，就查看人類的生活，深知人類被罪捆綁，是貪婪、驕傲和自我中心的，且被情欲所掌控，又希望有神靈來保護，所以他能夠輕而易舉的把人引到邪路上去，遠離神。《魔鬼的誘惑》這個話劇就是把魔鬼的本相呈現在世人面前，讓人們看了之後可以懂得：在我們內心深處最想要得到的東西往往是魔鬼放在人心裏面，引導人們過反叛神的生活。

耶穌說，撒旦是一位謀殺者，是謊言之父（約8：44）。聖經指出，他和在伊甸園裏愚弄夏娃的蛇，是同一位（啓12：9；20：2）。聖經所描繪的畫面，使人看出撒旦帶著令人想象不到的卑鄙、惡毒、怒氣和殘酷在敵對神、抵擋神的真理，也敵對那些神已經賜下祂救恩之愛的人們。我們在拍戲和演戲的過程中，深深地體會到了撒旦如何阻擋我們這些已經得救的神的兒女，我們也經歷了靠著神，戰勝魔鬼的試探，在成聖的道路上，向前邁進的一段寶貴的生命歷程。

在這個劇的角色中，有魔鬼和四個人。這四個人分別是民選議員，股票經紀，念博士學位的學生和家庭主婦。他們分別被權利的欲望驅使，被金錢驅使，被成功的欲望驅使和被偶像所轄制。所表現出來的是：人常常以爲自己活著-----會呼吸、行走、

會做決定，就以爲自己會把握成功的人生，但這些人的靈性確是死的。第一次演出時，劇中這些角色分別由丁荔，馬培松，陳毅卓，魏煜和孫桐扮演。話劇剛剛排演，魔鬼就使用不同的方式攻擊每一個人，試探每一個參與演出的弟兄姐妹的信心，借此來對抗福音事工。

在排練過程中，首先毅卓弟兄的太太周璇姐妹因爲懷孕不順利，以至於流產；孫桐姐妹和丁荔姐妹的車胎先後爆胎；我自己因爲實在是太想演好這出戲，於是變得焦躁不安。當我的內心離開了主的安息，以自我爲中心，想要以人的手代替神的手的時候，我的信心低落了。魔鬼就在這個時候，駕馭了我的思潮，侵蝕捆綁了我的心。終於有一天，我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緒，莫名其妙的衝著家人，大發雷霆，然後是難以忍受的頭痛；當我被先生扶上了床，渾身象散了架子一樣，一點力氣都沒有。劇烈的頭痛迫使我躺在床上，昏昏慾睡，這樣的情形持續了一天一夜。當我醒過來之後，回想我對家人所做的一切，真的不知道該如何向他們解釋，自己都覺得莫名其妙，不明白我爲什麼會這樣做；我就這樣百無聊賴的躺著。忽然神的話，也是這劇中所用的臺詞浮現在我的腦海裏：“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祂使我躺臥在青草地上，領我在可安歇的水邊。祂使我的靈魂甦醒，爲自己的名引導我走義路。”（詩篇23篇）。我的眼淚不由自主地流下來，我的心慢慢的安靜下來。我翻身下牀，跪下禱告：主啊，我感謝讚美你，是你給我安息，是你醫治我，讓我在屬靈的征戰中，親身體驗到了你的同在。我深深地知道，當我被私欲纏繞，被自我中心包圍

時，我的生命就與你疏離，就不能得到你那活水源泉的滋潤，就失去在你裏面的安寧；但是我也知道：你愛我，你賜下機會，讓我的靈魂蘇醒，得與你再次相遇。讓我知道你是生命和力量的源泉；主啊，我只有感謝你，讚美你，你又一次地讓我認識到了你。我要靠你，而不是任何人，求你給我智慧和能力戰勝魔鬼，讓我們的戲順利演出，讓世人看清魔鬼的真面目。孩子這樣禱告，是奉主耶穌基督的名，阿門！

這以後，每一次排練之開始前，我們全體參與事奉的同工都要一同開聲禱告，求神帶領我們的排演。話劇在大家的同心禱告，齊心努力下，終於成功演出了。感謝主！

本堂演出之後，我們受邀去紐約長島施福教會的佈道會演出。但是毅卓弟兄早已在半年前就定好了機票，全家要去夏威夷度假，時間正好與我們的演出時間衝突。怎麼辦？離演出日期只有兩個星期。想來想去，只好試着邀請劉亞霖弟兄緊急救場，感謝主，亞霖弟兄一口就答應。我請他在一個星期之內背好臺詞。最後一個星期日，劇組合練，才發現，他背錯了臺詞，陰差陽錯，他背的是另外一個角色的臺詞。這是不是魔鬼的又一次試探？沒功夫多想，大家一起禱告，鼓勵亞霖弟兄重新背臺詞。演出前的兩天，再次合練的時候，亞霖弟兄的詞還有些生疏。交給主吧，我這樣想着。

演出的當天，四輛車組成的運輸隊把所有的演員和道具一起運到了長島施福教會，一路上經過了北新澤西和紐約市，平時交通擁擠的道路，這是變得非常的流暢。我們沒有一部車迷路，而且比預期到達的時間提前了不少。享受了當地同工準備的豐盛的午餐之後，我們開始做預備的工作。先是音響燈光到舞臺布景，漸漸都到了位。然後我們全體同工一起安靜在主的面前，每人輪流禱告，求聖靈帶領我們。隨後我們做了最後的排

練，每一位演員都進入狀態，亞霖弟兄的臺詞都記住了。感謝主，當天晚上在施福教會的演出很感人。

我們演出完就立即踏上了歸程，並沒有等到佈道會的結束。第二天上午喜訊傳來，前晚的佈道會，有28位弟兄姊妹決志信主。話劇隊的弟兄姐妹無不欣喜感恩，雖然路途遙遠，雖然道具太大，給車子留下了划痕，雖然我們有這樣那樣的不便，但是我們在主的事工上有份，還有什麼能比這樣的福分讓我們更高興呢？再一次的感謝主！

通過這兩次的演出，話劇隊的弟兄姐妹都為戰勝魔鬼的試探，經歷了主恩，而感謝主。方家義夫婦特別邀請全話劇隊的弟兄姐妹到他們的家一起感恩分享。就在當天，孔紅姐妹（馬培松的太太）因高燒不退住進了醫院，當時大家還沒有意識到這又是一次魔鬼的攻擊。

當孔紅姊妹回家休息，還沒有完全康復的時候，我們接到邀請到費城的中華基督教會的感恩節佈道會去演出。當時魏煜弟兄回國了，我很為他的角色着急，經過禱告，決定請毅卓臨時頂上。離演出只有三天時間了。這在當時是唯一的辦法了，因為毅卓之前參加過演出，毅卓也是非常爽快地答應了，回家開始準備臺詞。

然而，就在當天晚上，我接到了培松弟兄從醫院打來的電話，孔紅姐妹又一次住進了醫院，我被嚇住了，我不知道該如何安慰弟兄，也不知道該如何辦。當培松說：“你不用擔心，我可以演戲的時候。”我不知該怎樣回答，只得告訴他：“讓我想想看”。放下電話，我象往常一樣，做了禱告，上牀睡覺，然而一夜沒有平安，胡思亂想：這出戲是不是到了該停演的時候了？魔鬼的攻擊真的會這麼大？孔紅姐妹會怎麼樣？會不會落下什麼病根？培松弟兄會不會埋怨

我們演這個劇，從此再也不來演戲？要不要推掉眼前的外出演出？我該怎麼辦？

第二天早上，我和衛生一起到醫院看望他們，等衛生去上班以後，面對著為妻子的病痛極其難過的弟兄，聽著他含淚講述孔紅姐妹的病情，我說不出任何言語，心裏焦慮愁苦，不住的禱告，可還是感到一陣一陣的心裏發緊。盼望著有人趕緊來安慰培松弟兄。就在這時，陳牧師和曹宇弟兄趕來了，他們兩人為培松夫婦禱告了許久，培松的心情漸漸平和了下來。

當我們離開的時候，我把我的擔憂告訴了曹宇弟兄，他為我做了禱告，並且誠懇地對我說：“把你的重擔交給神，不是你的擔子，不要去擔。是神的擔子就交給神。”感謝主，借着曹宇弟兄的話，讓我心裏面一下子有了平安。我不再胡思亂想了，我要單單相信主，主曾說“不要怕，只要信”（路加福音 8：50）。若這是祂的事工，相信主就必要保守、必要加能力和恩典給每一個人。培松弟兄就一定演好他的角色。

終於到了演出的日子，培松弟兄在演出前四十分鐘，從醫院趕到演出的現場，他和每一位演員一樣，演的非常投入。毅卓弟兄的詞也都背好了。那是一次極完美的演出。

在這感恩節的晚上，我們再次一同經驗了神那完完全全的恩典，這恩典是那樣的豐盛，足夠我們一生所用。

感謝主，幾天後，孔紅姐妹出院了，現已完全康復；感謝主，今年夏天，毅卓弟兄和周璇姐妹迎來了他們的第一个孩子，一个健康可愛的男孩。

《魔鬼的誘惑》一劇的演出到此告了一個段落。但是魔鬼的試探也許是不會停止的，然而神的恩典恰是在我們所遭遇的試探裏，對我們顯得更加真實，更加豐厚，也更加完全。靠著神，我們才能躲過魔鬼的試探，靠著神，我們才能做聖靈帶領我們要去做的事，靠著神，我們心裏就必有那說不出的平安和喜樂。哈利路亞，讚美主！榮耀和感恩都歸我們的主。



鬼怕聖經

劉承驥

上個世紀的 50 年代，是我生命被環境改變最多的一段時間，由一個糊里糊塗不明白真理的基督徒，而變成被聖靈感召，認罪悔改而得救的基督徒；所以喜歡參加教會和家庭各式各樣的大小聚會，查經班，禱告會，樂意與人分享主恩，見證神的大能，並在許多眷村為兒童佈道，以及在固定時間到台北大醫院去傳福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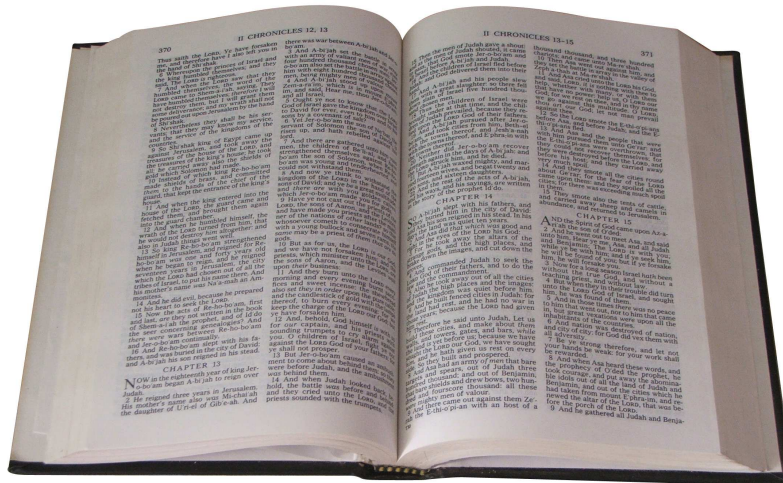
記得有一次到臺大醫院肺病病房去傳福音時，遇見一位鄭姓工程師，在臺北氣象局工作，他患了肺結核的毛病，而且是開放性的，非常嚴重，人的身體是頃斜的，左肩高，右肩低，肺貼在肋骨上，每天都會吐一大杯又臭又膿的痰。

記得初次向他傳福音時，他就告訴我，他不是基督徒，但是他喜歡讀聖經，他說他不信，他小學、中學、大學、讀的都是基督教學校，我真的不瞭解怎麼會這樣？此後，祇要我去臺大醫院，我一定會去看他，有一天他對我說：弟兄，你還年輕，這病房會傳染，下次再來時戴個口罩比較安全，我立刻告訴他我不能這樣做，這樣別人會說我沒有信心，神派我來傳福音，祂會保守我平安

無事，請你放心；每次見面，我們都會談到一些有關人生、信仰、見證、神蹟的事情。

過了一段時間之後，有一天他對我說，上一次你說的某句話打開了我的心門，現在我信了，我的心好喜樂，其實我不知道我說了甚麼，那肯定是聖靈在向他說話，感謝主，從那一天起，他開始在他自己的病房，和其他的病房向別人傳福音，並且向我做了一個見證，他說他的父親在臺南工學院（現在的成功大學）當教授，不信主，但喜歡和友人一起玩（蝶仙）也就是沙盤，有甚麼問題就問鬼魔，鬼魔也回答他們的問題，但是有一天，鬼魔不但不回答他們的問題，反而在沙盤上出現了一個猙獰的面孔，他們用過去的法術咒語叫它走，它就是不走，過了許久，他父親忽然想起他們家有一本聖經，於是拿來向沙盤上一放，立刻鬼魔就不見了。

聖經是神的話，祂的話安定在天，永不改變，祂說有就有，命立就立，祂的命令托住萬有，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都當向祂曲膝跪拜，並應當將一切尊貴、權柄、榮耀、都歸給三位一體的真正活神；阿門。



夜深人靜的時候，想起了黃伯伯

錢俊

傳道書說，智慧人和愚昧人一樣，永遠無人記念，因為日後都被忘記；可嘆智慧人死亡，與愚昧人無異。我所以恨惡生命，因為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事我都以為煩惱，都是虛空，都是捕風（傳道書 2：16-17）。

黃伯伯離開我們快一年了。这个世界似乎並沒有因為他的離去而有什麼改變。黃媽媽依然每個星期天來為我們上課。每個熟悉黃伯伯的人似乎都和從前一樣，在自己的生存空間裏為每日的生計奔波，為未來的事務繁忙。正像傳道書所說的，智慧人和愚昧人一樣，永遠無人記念。因此我真的油然升起一種對生命的恨惡之感，因為我從黃伯伯的悄然離去深深地感覺到日光之下我們所行的一切其實都是虛空，都是捕風，都是捉影，都毫無意義。

然而每當我靜靜地回憶與黃伯伯相處的點點滴滴，我便強烈地感覺他並沒有離我們遠去，我便深深知道他其實永遠都活在我們的心中，我便不再感到人生虛空。

我要讚美生活，感謝上帝。

我便不由自主地想起黃伯伯離世前半年讓我複製到計算機上的山水畫 (<http://tosharewith.wordpress.com>)。夜深人靜的時候，我會在不經意中打開這個連接，映入眼帘的是一幅一幅不斷翻頁的唯美山水畫和動物嬉鬧圖。

至今我仍然無法知曉黃伯伯當年是如何將它們成畫的。只記得他曾經告訴我，他使用了十幾種繪圖軟件才製作成的。

我記憶的開門就和這個聯結一樣，在日復一日的繁忙中，對黃伯伯的回憶彷彿已經停止，然而一當在不經意中被擊活開啟，他那栩栩如生的樣式便在我的腦海裏一頁一頁地翻過，沒有止息。

他是那樣的鮮活，以至我常常感覺他就站在我的面前，面帶微笑，和我說話。他是那麼的和藹可親，讓我禁不住時常想伸出手來，撫摸他那瘦削却充滿智慧的面龐。

...

記得每次遇到黃伯伯，無論周圍有多少人，只要他一看到我，他總要跟大家介紹說：“看，我最愛的人來了！”弄得我常常擔心周圍人會不會因為他的話而產生誤解，可每每在我最擔心的時候，他總是要話峰一轉，接著問大家：“你們知道我為什麼最愛他嗎？”當周圍人還在揣摩著答案的時候，他總是很詼諧地告訴大家：“因為他姓錢。”接著便是一片笑聲。

迄今我仍然無法知曉黃伯伯和我多次開這個玩笑的真正目的何在。但有兩點是可以從他的神情中揣摩到的：第一，他愛他周圍所有的人；第二，他並不愛錢。

黃伯伯對金錢的淡泊態度從下面這件事可以略見一斑。

記得幾年前，黃伯伯讓我幫他刻一個光盤寄到中國。我在刻盤的時候，因為需要打開每個文件，發現這是他自己在台很老式的計算機上編寫的一本紡織學教材，其中的很多彩色布花樣品插圖都是他在計算機上一條線一條線畫出來的。讓人不可思議的是，這本花去他許多日夜和心血的教材，他卻送給

國內的一家紡織大學去做教材，沒有收取分文，這讓我從心底裏仰慕他對金錢名利的完全超然的淡泊態度。

黃伯伯熱愛生活，同時也對生活保有超然的生活藝朮。

一個偶然的機會，我有幸和黃伯伯聊起做家务來。我告訴他，平生最怕的就是洗碗。他聽後居然告訴我，他從來都不怕洗碗，因為每次洗碗就像在實驗室做實驗，擺弄碗筷就如同擺弄實驗室裏的試管試杯一樣，其樂無窮。他當時盡管已有八十高齡，確保有如此超然的生活藝朮，我這個一直怕洗碗的大男人一下子茅塞頓開。

我嘗試著用他指點我的心態面對一遍杯盤狼籍。先把所有的碗筷清理成一疊（實驗前的準備工作），然後打上一層洗滌劑（加試劑），再用清水沖洗（過濾），最後擺回碗櫃（實驗後的整理工作）。眼看著一片混亂狀態變成一片井井有條狀態，我彷彿打了一場勝仗。從此以後我真的愛上了洗碗這個行當。因為我每天樂呵呵地洗碗，太太的情緒也受到感染，燒飯也變得有樂趣起來。因

為每當飯菜端到飯桌之刻，便是她廚房工作結束之時。當太太發現自己的手因為很少洗碗而變得日益光滑起來，便情不自禁向我表示謝意的時候，我便告訴她，應該感謝黃伯伯。

...

黃伯伯離世那天，我彷彿有一種預感。早上一上班，差不多八點多鐘，我給黃媽媽打電話，問今天是否可以去看黃伯伯。黃媽媽滿口答應了，說什麼時候都可以去啊！我一整天都在為要見到黃伯伯而心神不定。到了下班的時候，卻突然接到太太的電話，說黃伯伯已經在上午10點左右離開這個世界了。

我淚流滿面。

我知道我再也聽不到黃伯伯的聲音，再也見不到黃伯伯的容顏了。我後悔沒有在他臨終那一天見到他，告訴他我有多麼地喜歡他。現在我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夜深人靜的時候打開那個連接，在那裏尋覓他的踪影，追逐他的深邃了。



我家教育女兒和讀書的一些故事

張雪梅

幾年前，寧寧也就大概六，七歲吧。一天我把她叫過來，對她說：“我們每個人就像一塊大拼圖（Puzzle）上的一小塊，每一塊的顏色和形狀都不一樣。神的心意是要把我們拼在一起，也就是讓我們互相幫助。當我們拼在一起的時候就可以榮耀神。可是我們人大多自以為了不起，不願意和別人拼在一起。”寧寧還真像是聽懂了，她把兩隻手先合在一起，然後再把手分開並且向外推。她對我說：“They just push away, push away！（他們就向外推開，推開！）”

現在寧寧十歲了，最近我又把這個拼圖的比喻給她講了一遍。強調了一下，人與人之間要互相幫助，而不是比來比去。最後還加上一句：“不要尋求自己的榮耀，要尋求神的榮耀。”（我心想，也不知她能不能懂這些。）她聽完後點點頭。感謝主！

寧寧從小喜歡讀陸可鐸（Max Lucado）的書。我每年都會給她買些關於信仰的兒童書籍。但她對書中所描寫的神的愛，神的心意到底有多少認識呢？

去年九月開學的時候，寧寧開始讀四年級了。老師要求他們每人每月做一次Book Report（讀書匯報）。這個Book Report（讀書匯報）是這樣的：每個月要選一本書讀，讀完後要把書的內容總結一下，在月底時當著全班同學的面用幾分鐘的時間介紹一下這本書。愛讀書的寧寧非常喜歡這個作業，但她也有些緊張。她對我說，她一走上去面對大家就開始頭暈。也難怪，以前上台表演都是用老師準備好的題材，而且還排練過很多回才正式表演。這回是自己準備的東西，也沒排練的機會。不過，這正好給我個機會給她講講神的愛。於是我問她：“你為什麼

會頭暈呢？是不是因為緊張？”她想了想，點了點頭。我接著說：“你緊張是不是因為怕做的不好會受別人的嘲笑呢？你可記得Max Lucado的書中講的，神造每個人都很特別。神愛每個人。別人看你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神愛你。而且神比世界上一切的人要聰明成千上萬倍。”她聽完點點頭。

寧寧的妹妹貝卡今年四歲了。這一年，我明顯感覺她們長大了。姐妹倆可以在一起玩好半天。再不像以前兩分鐘內就打一架。但是最近的一個晚上卻出了這樣的一件事。不知因為何事，寧寧忽然大聲的對貝卡說：“你真笨…”，貝卡被姐姐說得大哭大叫起來。寧寧的譏笑口吻搞得我很不高興，就跑過去說：“貝卡不笨，貝卡最聰明了。她都會…”寧寧對我的回答很不以為然。繼續在一邊嘲諷挖苦。於是我氣不打一處來，大聲地說：“你還說別人笨！你忘了你還曾把書包忘在學校沒拿回來。”沒想到寧寧聽了這話一點羞愧的意思都沒有，居然理直氣壯的對我說：“那是以前的事了，我最近這一年都記得把書包背回來了。”我氣急敗壞地說：“這種事一次已經足夠說明你的問題了，還要兩次！”寧寧還在繼續大聲反駁我。我越聽越氣，發現完全和她糾纏不清。忽然我有了一個靈感，於是對寧寧說：“你記得看過的那本《Sidney & Norman》一書。Don't look down on people.（不要看不起人。）”寧寧一下子就平靜下來，點頭稱是。我鬆了口氣，心里為《Sidney & Norman》一書感謝主。

最近的一個星期天下午，我送老大寧寧去參加同學的生日派對（Birthday Party）後，就帶著老二貝卡去逛商場（Mall）。貝卡在商場裡轉了一會，就看見了買

Pretzel（一種脆餅乾）的，於是對我說她餓了。於是我就給她買了個Pretzel。吃完Pretzel一看時間也差不多了，我趕緊帶著貝卡去接寧寧。在電影院接到寧寧後，姐妹倆開始交流下午怎麼過的。貝卡聽說姐姐在生日派對裡吃到了Pizza（比薩餅），就向我哭訴她怎麼沒有Pizza吃。寧寧聽說貝卡吃Pretzel，撅著嘴抱怨為什麼她沒有Pretzel吃，太不公平了。真是讓我哭笑不得。忽然，我想起最近剛讀過的一本書《為孩子立界線》（亨利·克勞德，約翰·湯森德合著。英文原名：Boundaries with Kids by Henry Cloud and John Townsend）。書中提到當孩子開始攀比，抱怨不公平時，要教導他們公平不公平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所擁有的已足夠使你過得不錯就可以了。於是，我平靜地對兩個孩子說：“公平不公平不那麼重要，重要的是你們倆都過了個不錯的下午，這就可以了。”結果兩個孩子馬上

平靜下來了。想想很有意思，我自己在生活中有時也會和別人比，看到別人有的我沒有也會不開心。看來我也要告訴自己，重要的不是別人有的我也有，而是我有的已經可以使我過的不錯了。

感謝主賜給我可愛的孩子，也感謝主有這麼多好書可以幫助我教育孩子，同時和她們一起成長。前幾天讀英文版聖經，羅馬書十二章二節這樣講：

And be not conformed to this world: but be ye transformed by the renewing of your mind, that ye may prove what is that good, and acceptable, and perfect, will of God. (NIV)

“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叫你們察驗何為上帝的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

附上寧寧去年寫的詩Special（特別）：

Special

*Everyone is special in his own way
It doesn't matter what others think or say
You might believe that no matter how hard you try
You'll never touch the sky
You might believe that you'll never fly
But you're wrong and I can tell you why
God created everyone thinking carefully in mind
So you're special no matter what reason you find*

（詩詞意思是：每個人都有他特別的地方，不要在意別人對你的評價。也許你認為無論多努力也夠不著天，也許你相信你永遠也不會飛翔。但我可以告訴你，你的想法是錯的。上帝是仔細思量好才造每個人的。所以你很特別，不論你發現你為什麼特別。）

我要把最好的給我的孩子

張雪梅

我的一位朋友兒子才三歲，就開始送到私人教練那裡學游泳。他說：“我要把最好的給我的孩子。”看看我周圍這些奔波在孩子各種活動中的父母，讓我感慨天下哪個做父母的不都是想要把最好的給子女嗎！

可什麼才是最好的呢？我想分享聖經中的兩處經節。

出埃及記 20 章5至6節 “…恨我的，我必追討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愛我守我誡命的，我心向他們發慈愛直到千代。”

申命記28章13節 “你若聽從耶和華你的神的誡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謹守遵行的，耶和華就必使你作首不作尾，居上不居下。”

我對第一段經文的評點是這樣的：是自己努力奮鬥有用呢，還是神向你施慈愛和祝

福更有作用呢？顯然答案是後者。世上有不少懷才不遇的人。信主之後，就不再相信運氣之類的話。知道一切都在神的掌握中。神安排好讓世上一切的事，都是為愛他信他的人服務的。（羅馬書8章28節）

華人重視孩子教育是出了名的。我們都在不斷地努力好讓孩子能力爭上游。美國總統奧巴馬上任沒多久，就曾發表講話宣稱美國人將努力保持其在國際上“第一”的位置。相信這話讓不少美國人聽到後很興奮。其實，神已在申命記中把作頭不作尾的秘訣告訴我們了。那秘訣就是：不是倚靠勢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信靠神才能成事。（撒迦利亞書四章6節）

最後讓我引用萬維博主“北京二爺” (<http://blog.creaders.net/jiushishuos hier/>) 常說的一句話來作本文結尾吧，“這話說不說在神，信不信由你。”



風雪中的祝福

劉彥金

曾把這個見證起名叫“雪夜驚魂”。但我和太太都感覺在這次經歷中，有太多的從神來的祝福，所以把這個見證名為“風雪中的祝福”。

這次經歷的另外的一個特點是，從開始到結束，都是我太太在旁邊鼓勵我支持我。其實我本來沒想到要作這次華人差傳會的義工，但那時我太太問我，你要去做義工麼？我就說好啊，就去問還有沒有需要。結果我是最後一個報名的。記得賴松弟兄對我說，“好啊，現在還有從臺灣來的陳士廷牧師還沒有分配人。”我說：“那正好，我可以接送陳牧師。”

後來我們聯絡到了陳牧師，並知道要在聖誕節主日後下午，也是華人差傳大會的前一天去北澤西接。查一下地圖，一個小時四十分鐘。一切都在計劃之中，沒覺得有什麼問題。一直到前一天，也就是星期六的晚上，我心裏覺得一些的不安，是因為看到天氣預報說明天要下雪。我打電話給陳牧師，向他說了明天可能下雪，並且再次確定了見面的時間是下午四點到四點半，地點新澤西主恩堂。但我們當時誰也沒有想到第二天風雪會是什麼樣子。跟牧師打完電話，我心裏還是不安。我就給教會的冀川弟兄打電話，因為我爸爸媽媽當時在上慕道友班，我當時心裏想，冀川也是義工。如果他也要去接

人，明天就說不定沒有主日學，我就可以崇拜之後就把爸爸媽媽送回家，早點出發。可冀川說明天主日學照常，我就斷了提前走的念頭。掛了電話，我的腦裏還是不平靜。心裏也是山雨欲來風滿樓。我平時周六都是一兩點睡覺，那一天，我十一點多就上床了。我預感第二天會有事情發生。

第二天，主日崇拜，主日學，很快吃了午飯。從教會回家的路上，已經飄起了雪花。我的太太在家等著我，她正生病，還堅持要和我同去接牧師，我只好答應她。我們打開GPS，顯示一個小時四十分鐘。當時一點四十左右，我想就算下雪，就算開得慢點兒，路上人應該不會太多，四點半之前到達應該沒問題。很快上了高速，向北進發。剛開始還好，還可開到五十邁。可是越往北，覺得風雪越大，而且是頂著風雪開。路上的車速都漸漸慢下來。雪越下越大，雨刷很快就結了冰，失去作用。把熱風開到最大，還是無濟於事。沒辦法，只好把車停到高速路邊，打開應急燈，太太頂著風雪下車去除雨刷上的冰。除了冰後的雨刷感覺真好，能看到前面的路了，原來開車從來沒覺得雨刷這麼重要。可是好景不長，刷了幾下，又結冰了。外面風雪大，停在路邊也不安全，就硬著頭皮開。到了實在受不了冰和風擋玻璃摩擦的噪音了，就停下車，清理雨刷。已經三點半了，前面還長路漫漫。教會的曹禺弟兄

打來電話，問候我們。我們報告了情況，根據當時情形，我們覺得四點半到達目的地這個目標離我們越來越遙遠了。

我們與陳牧師通了電話，陳牧師安慰我們說，不要急，慢慢開，我就在這裏等你們。到了四點半左右，在那邊陪同陳牧師的主恩堂教會弟兄給我打電話，建議我們改變見面的地方，他們覺得與其在那裏等，他們可以往南開一些，在中間碰面。我們說，很好。把地址告訴我們。輸進GPS。又開了半個多小時，GPS領我們下了高速。我想，終於下了高速，不用頂著風雪開，應該很容易找到一個加油站停車的地方吧。當時開到了一個不知名的小鎮，窗外鵝毛大雪靜靜地飄落，讓我想起我的故鄉黑龍江的小鎮。我們冬天也下這麼大的雪。我也曾在這麼大的雪中散步。可從來沒在這麼大的雪中開過車。我根本也沒心思欣賞雪景，我們開在高低起伏的小路上，雪上很少有車走過。厚厚的雪，壓上去覺得軟綿綿的。窗子也越來越模糊，路邊竟然連一個加油站都沒有。我們跟著過時的GPS，開在不知名的小鎮裏，迷失在不知名的小路上。天黑了，我們又回到了高速上。我們感到莫名奇妙的高興，感覺好像是在沙漠中迷失的路人又找到了方向。高速路上的車很多，所以我們不覺得孤單。

六點左右，我們到了約好見面的地點，是一個SHOPPING MALL。當我們從黑暗的風雪世界來到燈火通明的商店櫥窗前的時候，我們突然感覺自己好像童話故事裏面的賣火柴的小女孩。在等陳牧師來的幾分鐘內，我們作了一件讓我們後來回想起來覺得最最充滿智慧的事，去洗手間。因為我們當時不知道接下來六個小時內發生的事情。過了幾分鐘，牧師和李傳道來了。我給教會的曹禹弟兄打電話，告訴他我們平安接到牧師。陳牧師拉著我們的手禱告後，我們出發了。我對牧師說“我們爭取八點半之前趕到

會展中心，這樣你們還能參加晚上的開幕式。”陳牧師充滿智慧地說，“不要急，慢慢開，我們只要平安到達就好。”

我們上了高速路往費城方向去。一路有說有笑。牧師看到太太嗓子說不出話，一直咳嗽，還拿出從臺灣帶來的藥給她吃。真的很有效。可讓人奇怪的是，我們回去的路上還是迎著風雪。天也完全黑了下來，能見度更加的低，完全依靠GPS。很快，就遇到了堵車。等了四十多分鐘，車子沒有移動。只好選擇繞遠路，這樣不至於一直等下去。

我們的決定是正確的。這一路就再沒有遇到塞車。但是車子一直在風雪中行駛。實在看不清路，就只好又停在路邊，清理雨刷的冰，可上車後，發覺車已經陷在雪中，開不動了。向前向後，都動不了。這時，我的第一念頭就是，下次買車，一定買個四輪驅動。陳牧師沉著冷靜對我說，彥金，換到一檔，慢慢向前，不要向後。我試著做了，感謝神，我們的車慢慢地從雪裏出來了。

我們四人同聲歡呼，哈利路亞。可前面的路，越來越艱難，越來越看不清，我幾乎是趴在方向盤上全神貫註，一絲不敢松懈。看著路邊越來越多的車陷入雪中出不來。不敢再停車，不敢再清理冰，休息區更不敢去，去了怕出不來，說不定也都不開。

開著開著，方向盤一下子失控了，車子一下子滑向路中央，中央沒有車壓過，都是厚厚的積雪，雪完全遮住了風檔玻璃，我看到的只是白蒙蒙的一片。我心裏一緊，我想一定要出來，要不我們今天就要在這裏過夜了。心裏緊張，可我不敢表現出來，車上的人都看我的反應。感謝神，我們的車又從路中央的雪堆中沖了出來。

我們在車上默默地禱告，牧師從後面的包裹裏取出一個十字架，讓我掛在車前。後來又發生一次滑進路中央的雪堆裏險境。我

後來知道，教會裏好多的弟兄都在為我們禱告，每次化險為夷時，都是禱告的力量。

已經九點多了，不知什麼時候會到，只是禱告平安地到達。教會的小紅姐妹打來電話問候，建議我們先回到家裏過夜，或者把牧師送到她們家裏過夜，但是牧師第二天一早就要開會，準備好他們的展覽，我們就尊重牧師的建議，繼續向會議中心行駛。其間，賴松弟兄也打幾次電話問候情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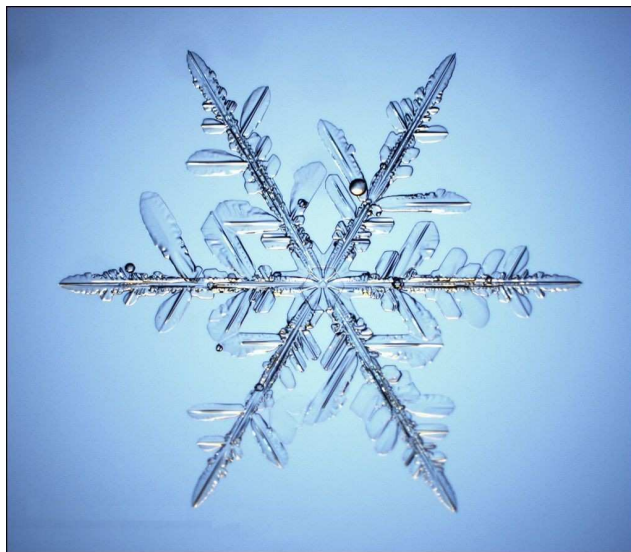
大概夜裏十一點多，終於下了高速路，開到了73號路，停在加油站，長長地松了一口氣。加油和去洗手，牧師買到了四碗熱騰騰的泡面，覺得這是有生以來吃過的最好吃的泡面。我們發自內心地禱告感謝神的保守和豐富的預備。從這裏到會議中心，雪小了，相對就容易了，雖然我們還迷了一次路，但很快就回到了正路上。

十二點多了，距離會議中心還剩幾分鐘的時候，在一個小坡上，車在左轉的時候，上不去，怎麼努力都不行。正在相持的時候，車完去失控，倒著滑向路的中心，感謝神，沒有一輛車經過。這是最後一次遇險。

我們到旅館的時候，凌晨一點左右。賴弟兄和牧師擔心我們回去還要開車，給我們安排了房間，還給我們留了晚餐。我們睡得很好。

神有豐富的預備，因為我們在路上開車時間很長，我們得到了大會講座的入場卷。聽到了很多精彩的講座和見證。有機會見到來自世界各地華人弟兄姐妹，有很好的交流。我和太太都說，下次我們有機會還要做這個大會的義工。

到達旅館後，我感覺我的腿已經軟了，不是累的，是嚇的。我對太太說，你害怕麼？太太說，我不害怕，我們給神做事有什麼可怕的。她的信心比我大。我們學到的一個很重要的功課就是，其實生活中有好多時候會遇到很大的風雪，看上去很驚險很無助。但只要單單依靠神，就會乘風破浪會有時，直掛雲帆濟滄海。



天父尋女

余柳絹

女兒女兒你在哪裡？
天父派人在尋找你。
天父兒女如星如沙，
萬億兆億裡未見你！

女兒女兒你在哪裡？
天父派人在呼喚你。
父的國度財寶無限，
唯獨缺少的就是你！

女兒女兒你在哪裡？
天父派人來拯救你。
耶穌生命真理道路，
藉著他可到父這裡。

女兒女兒你在哪裡？
天父派人來幫助你。
你被原罪捆綁軟弱，
增添信心力量勇氣。

女兒女兒你在哪裡？
天父派人來慰藉你。
知你不捨傷真情愛，
父願等你回心轉意。

女兒女兒你在哪裡？
天父派人送智慧給你。
官司靠法律程序證據，
法院網你得經常光顧。

女兒女兒你在哪裡？
天父派人送膽量給你。
魔鬼再多有聖父子靈，
黑夜再長有光燈月星。

女兒女兒你在哪裡？
天父派人送永生給你。
地上日子彈指一揮間，
天上日子無限到永遠。

女兒女兒你在哪裡？
天父派人送希望給你。
耶和華哪有難成的事？
只要祈求父都成全你！

回來吧！回來吧！
別再浪跡天涯尋覓！
回來吧！回來吧！
別再四處漂泊猶豫！



真有唯物主義者存在嗎？

張雪梅

記得有一次，我向我母親傳福音，講我們信仰的基督。媽回答說她是唯物主義者，不信這些。這樣的回答當然一點也不稀奇。我們中國的政治思想教育一向做得很成功。唯物主義，進化論，無神論，這些價值觀已被絕大多數人認同。

但是我的感覺是這世界上並沒有一個人是真正的純粹的唯物主義者。

你相信良心的存在嗎？我想絕大多數人對這一問題的回答是肯定的。那麼你看見過良心嗎？它在身體的哪一部分？它在心臟裡，還是在腦子裡？也許有人會認為那是一些體內物質化學反應所產生的結果。可世界上那麼多相信唯物主義的人，為什麼沒有人研究一下怎麼給沒有良心的人提供良心呢？是否可以通過做手術，或是吃藥這些物理化學的手段來得到良心呢？（或增加良心呢？）

我國著名的領導人鄧小平曾說過，十年改革，最大的失敗就是教育的失敗，尤其是思想教育的失敗。思想教育是通過什麼來實現的呢？是通過講道理來影響人的思維方式。最終這些思維方式會影響人的行為。那麼這些道理的力量來自何處呢？為什麼極力推崇唯物主義的共產黨最熱衷於搞思想教育呢？

記得小時候看革命電影，電影裡常有這樣的話“共產黨員是特殊材料製成的人。”這樣的話顯然不符合科學常識。沒有任何科學理論能證明共產黨員的身體不同於一般

人。但從來沒有人跳出來指責或諷刺這種說法。因為大家都知道，這是指由於共產黨員對共產主義的信仰，使他們能夠勇敢的面對人生的艱難。信仰的力量為何如此巨大呢？他們從沒有看到過共產主義的實現，他們的這種信仰符合唯物主義的邏輯嗎？還是這只是他們頭腦發熱的臆想呢？如果是由於信仰產生的巨大力量，使他們努力奮鬥去把這種信仰在現實世界中實踐出來，這顯然是強調精神作用的唯心主義的思維。

這種信心從何而來呢？體內的一些物理化學反應所產生的嗎？如果我們知道了那些物理化學反應產生了這種信心，然後通過某種方法把這種反應放在所有人的身體內，使大家都相信共產主義，大家齊心協力共建美好的世界。那世界會多美好？也不需要政治思想教育了？這麼好的事，咋沒有人研究呢？甚至連這樣幻想的人也沒怎麼聽說過？是不是因為沒有人相信這是可能的呢？

所以，我不相信世上有真的唯物主義者。

進化論

一次，我又跟媽講起神的事。她回答我說，她相信進化論，不相信神的創造。

我比較喜歡挑戰別人的思維，於是反問道“那如果有一天，美國人進一步進化了，成為了一種超人類的物種。而中國人沒有完成這進一步的進化。這種超人類的物種會像

我們對待猴子一樣的對待我們人類……”我媽受不了我這樣的假設，大聲反對。

不久後，一次和朋友聊天。我又提出了如果一些人進一步進化了將如何的問題。朋友答道，“進化到人類這一步，進化已經到了盡頭，不再有進化了！”我忍不住問他如何知道人就是最高級了，不再進化了，怎麼證明。朋友沒有回答這個問題。

如果人類還能再進化，你能相信嗎？願意相信嗎？如果你不幸沒能進一步進化，你願意被淘汰嗎？（如果你有兩個孩子，其中一個的後代進一步進化，而另一個的後代沒有。那是個多可怕的世界啊？）

如果進化論是對的，那我們為什麼要幫助弱者呢？為什麼還要幫助殘疾人呢？也許這樣的人是應該被淘汰的。（我在作學生時真就是相信進化論。並且相信如果我是應該被淘汰的，也應該無怨無悔。）

到底博愛仁慈是普世價值，還是進化論更有道理呢？我們裡面的良心願意無條件的接受進化論嗎？

“相信科學”是不科學的

又有一次向媽傳福音，她對我說，我相信科學，不信神。

有一種很普遍的思維方式是這樣解釋信神的事的：當人類知識很有限時，很多的事情解釋不了，所以就想像出來有個神在這一切的背後主宰著。而當人類的科學技術發展了，很多事情可以解釋了，人類就依靠科學解釋一切，不再相信神了。

雖然科學並不能解釋自然界的一切，很多人還是相信科學的發展終將解釋一切。這本身是一種對科學的信心。不能證明科學可以解釋一切，卻相信科學可以解釋一切，是不科學的。所以，我總結“相信科學”是一種思維方式，一種信仰，不是事實。它是唯心的。

研究與尋求

有一次我回國，給父母帶了些福音的雜誌和光碟。老媽瞄了一眼就說，“這些人幹嗎沒事搞這些，還不如化些時間研究科學，好好提高人民的生活呢！”我無語。

但細想想，其實科學的發展從來不是由一些熱愛物質享受的人來完成的。從事科學研究不是件輕鬆的事，它意味著長年累月辛苦的工作。科學工作者從事的研究領域絕大多數是不被大眾了解的，他們中絕大多數（或他們絕大多數時間）是默默無聞的。而且從事研究行業者的待遇是很一般的。真正搞科學研究需要的是有極大的熱情的人，是那些愛尋求世界背後的道理的人。這樣的人才能面對一次次的失敗，仍然堅定向前。他們不是因為要提高自己的（或人類）的物質生活水平而如此努力的，他們的努力是因為他們內心有一種尋求的渴望。

而我（還有很多其他人）之所以成為基督徒，有一部分原因是因為內心認識真理的渴望。在尋找真理的道路上，與神相遇。

結束語

朋友，請在安靜時靜靜的思想，聽聽內心的聲音。什麼是真實的呢？

後話：網上關於“諾貝爾獎得主的宗教信仰”的一文的辯論很多。有興趣的可以上網查看。不可否認的是，科學發達的國家大都是深受基督教影響的國家。而世界上著名的大學絕大多數是基督徒創立的。

Sichuan Memo

Lawrence Feng

Going into the great Sichuan Province of China this year, I was not very optimistic. I didn't want to be there in the first place, but had been dragged there by my family. I had no choice; my entire family was going to Sichuan, where else could I go for two weeks? What was my excuse for not wanting to go? "I'm not ready." "I'm not spiritually ready." "I don't feel a conviction to help these people." "I don't feel that God wanted me to go there." "I'm just a kid, how can I help these people?" But of course, I'm an excellent liar. The real reason I didn't want to go was that I was selfish. I had planned to join the swimming team for my school next semester, but the last time I swam in a competition was more than several years ago. So I wanted to spend the summer swimming, and to start training as soon as possible. I wanted to learn computer animation, because I felt that I needed a hobby other than eating. I wanted to learn ahead in my mathematics for school, because I was jealous of all those people who had better grades than me. I felt that there wasn't enough time for me to find something to put on my college resume. I felt that vacation at this point in life was detrimental, and did not realize that my parents just wanted to open my eyes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All in all, I didn't make any thought for anyone else.

And yet, thousands of miles from home, I sat in an unfamiliar bus and waited for a three hour car ride, from the airport to our hotel in Long Chuan, to end.

I would spend the first evening eating with the other families who came to join us on the trip. I met the Suns' from North Carolina and I met a

boy named Jeffrey from the Trinity church in Pennsylvania. I had already met Allen several months earlier, a fifth grader from Trinity. And besides from these three families, there was Jia Hong, a member of our own church, and my own family. Then, we all returned to our own hotel rooms on the twelfth floor.

The following morning, I woke up at around 5 AM, from jetlag. My father was also awake, and was trying to figure out how to get the Internet to work on our laptop. I lay in bed, wondering what the school I was assigned to teach at would be like. At around 7:30 AM my father and I went to breakfast, and ate until 8:00, when the principal of the school came to pick us up. I can't remember clearly enough, but I also think that was the day I met Anna Lam, an American lady who worked at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s International Affairs Office (I think...) She grew up in Hong Kong, and spoke very good Mandarin. She would be working at the same school as my father and I. We would be the only three teachers at that school.

An hour drive later, we arrived at our middle/high school, 七中, or, the Seventh High School. It was close to 9 AM, and we were preparing to meet with our students. At 9:10 AM, we arrived in our classroom, which was on the third floor of the class building. On the way, I could hear the students giggling and whispering in awe of Anna. Evidently, they had never seen a "real" foreigner (which did not include my father and me). There were loud whispers of "老外", a term the Chinese use for foreigners. The first class period began, Anna left to her classroom, and my

father and I took another. Then, the students came swarming into the classroom, each one carrying his or her stool. I didn't understand why they had to do this. It wasn't until later, that I was told that the school could not afford enough chairs to fill every classroom. So the students each carried his or her stool from their first class to the next.

As the students quickly found a place to put their stools and sit down, one boy remained standing. I remember glancing at him, and reading his eyes. He did not have a chair. He had come straight from homeroom, and (I think) had forgotten his stool. I quickly took my computer and camera bag off the chair it was occupying, tossed the chair into my hand, and easily lifted the chair to him. Don't get me wrong, that chair was VERY light, and did not require much effort to lift it. But all the students there gasped and made sounds of wonder. Apparently, I had performed some kind of difficult feat. It wasn't until then did I realize just how malnourished those children were. Since some of those "children" were half my height... and the same age as me. I couldn't believe it. I had heard rumors and stereotypes that the people of Sichuan were not so tall, but that was ridiculous. That could not just be from stereotypes, it had to have also been from lacking in nutrition. So, it explains why they all thought my father and I were brothers, and that I was in my mid- twenties.

During the four days that I taught, my father told me a story of a friend of his from his childhood. There was a student who brought his lunch to school every day because he couldn't afford the school's lunches. His mother would give him a bowl of rice and a big spoonful of 辣椒 (Hot sauce). And he would eat it every day and cry while eating it.

Our first class was a fiasco. We had technical

issues all throughout with our computer, which I could not figure out until the end of the period. For the first half of the day, we couldn't quite figure out the level of English the freshmen could speak, so it didn't go too well. The second half was an improvement.

The next day went much better. My father and I taught a different grade of students. The first day, we taught (the American equivalent of) freshmen. The second day, we taught juniors. Their English was better (though not by much) than the first day's classes'. We got through the material very smoothly, and even had extra time to explain the history behind the song, Amazing Grace. All the students were fascinated by the story. It was a story I didn't even know.

After our last class of the second day, a teary-eyed girl came back into our classroom; she was trying to hold back tears. She went to each desk and checked the inside of it. I went up to her and ask what she was looking for. She, without looking me in the eye, whispered "手机." She had left her cell phone in our classroom the period before, and was here looking for it now. My father and I went up and down the aisles looking for the cell phone. We didn't find it. She began crying in earnest now, and we tried to comfort her. That's when I took a good look at her. She was two years older than me, looked like every other student, but she had a cell phone. I wasn't sure what that meant, but I guessed that she was somewhat better off than the majority of the other students. Here we were in the countryside, and this girl had a cell phone. But then, I realized something. She might be a little luckier than her classmates, but that didn't mean anything. She was blessed to have a cell phone. And from the way she was crying I understood two things would probably happen: first, she would be harshly punished by

her parents; second, she would not receive another cell phone for a very long time.

Two months later, I was at the Pennsylvania Hospital folding gowns for patients in the Small Procedures Unit with two other volunteers. We were talking about our lives at home. Somehow the conversation turned to the matter of allowances. When I told my counterparts that I receive 20 dollars a month, they were appalled. Apparently this is a form of cruelty to them. Then they almost called Child Aid when they saw my cell phone, which was a free AT&T phone from 2008. It was then that I thought of the crying girl from the Seventh High school. At that moment, I would have done anything to give her twenty dollars a month and a cell phone.

The next day went pretty similar to the day before, we got through the material pretty smoothly but we only got to Amazing Grace in the last class. The day after this, (which would be the last day of

teaching) we would teach the teachers about our culture and schools.

I went to Sichuan as a teacher, but I learned more than I taught. I learned that China wasn't as modern and prosperous as I thought it was. I learned that having a place to sit is a privilege that needs to be earned. I learned that lifting a chair isn't quite as simple of a task as I thought it was. I learned that the sandwiches I bring to school are a luxury to those people. I learned that, to them, a lost cell phone is an unrecoverable fortune. But most of all, I learned that I need more help than these people do. I learned that I live in a society so blessed that I have become blind.

I think that I will go back to Sichuan next year. There are some things that cannot be taught by teachers or textbooks. There are some things in life that you have to witness yourself in order to understand. And I still have a lot of things to understand.



Missions Trip

Carey Feng

I really love going to China. I can buy things that I can't get in America and there are so many places to play! But for the first time, I was nervous about going to China in June 2011. This time my reason for going to China was different than before. I wasn't going there to play or visit family but instead to teach English and spread the gospel. I was still really excited by the fact that I was going to China, but I couldn't overcome the worry that I might teach the Chinese people something wrong. My parents told me not to worry and that I'll be fine, yet nothing seemed to calm me down.

Once I got to Long Chang I was really surprised. I was going to be teaching my own class now, instead of helping my dad, because there was a shortage in teachers. When I heard this I started getting really nervous, there was no way I could prepare for the lessons that I was supposed to teach. So I prayed to God that he would calm my heart and remembered the advice that one of my classmates gave me "You worry too much. Just remember, God is in control."

I realized that God answered my prayers when I got to the school. I was going to be teaching teenage girls that were at most two years older than me. This small age difference comforted me and I quickly became friends with them. In class, I felt like I was chatting with them instead of teaching them. And from the first day to the very last day, I could feel God's hand leading me through everything that I did.

I was assigned to class C, which was made up of 35 girls, and there was a morning and an evening session every day. They were all very friendly and very open people. On the first day of class, my mom and I asked the girls to introduce themselves and to tell us about their school. Almost every one of them talked about how their breakfast and lunch breaks were 6 hours apart, with no snack

time. My mom and I took notice of that and brought them snacks for the evening session. As I was passing out the snacks, an idea suddenly came to my mom. She clapped her hands and said, "Please don't eat yet. Carey and I are Christians, so please pray with us before we eat." All of the classmates agreed and we prayed with them for the first time that day.

On the second day, my mom and I woke up early to buy them bread and jelly sticks from a nearby grocery store. They were very happy to receive the food, and to my amazement as I was passing the food around, I heard the girls whispering to each other "don't open that yet! We still have to pray!" So we prayed for our food for a second time and then I began to incorporate that day's lesson (American Holidays) with Christianity. I told them the story of Christmas and Easter. I also talked about Jesus' gift of everlasting life to us. It was a surprise to me to find out that most of them actually knew the story of Jesus' birth, but they didn't know that He died for us. When I finished the story of Jesus dying for us, I asked, "Do you know why he died for us?" They all replied, "I don't know." So I told them, "Because He loves us and wants to save us." And then my mom added, "We love you too!" and they replied in unison, "We love you!" From that moment on I began to develop close friendships with the girls in my class.

Little by little I shared Christianity with them from that day on. On the last day I changed classes and went to teach class F and D. Class F and D was really hard to teach because they almost knew no English and my Chinese wasn't that good either. I was having a really hard time with class F but God led me through my troubles again. I suddenly had the idea of playing the alphabet game with class F and it worked out really well! Soon the students were laughing and having fun while learning English. Class D was a little different, their English level was a little bit better than class F's and they really wanted to

perform for my mom and me so we watched dancing and singing from that class.

After I finished teaching class D and F, I went back to class C. I decided to stay with them during my break time on the last day to visit their dorms. They took really good care of me and bought me a lot of food and gifts. I asked them why they were doing so much for me and they replied, "Because we love you."

That last night we had a class goodbye party. We danced, sang songs and played a lot of games too. And most importantly I shared my testimony with them. They all listened very well to my testimony and never hesitated to stop me when they didn't understand something. At the end of my testimony, my mom and I gave each one of them either a bracelet or a keychain with the colors black, red, white, green, and gold on it. We told them those colors represented our sin, Jesus' blood, becoming holy, starting a new life, and going to heaven. Many of the girls asked for more than one bracelet or keychain to give to their family and friends.

Later my mom asked all the girls, "Do you want to accept Jesus as your personal savior too?" All of them said in unison, "Yes." I was so amazed; I was watching 35 girls accept Jesus all at once. It was so awesome to watch God work in people's lives right in front of my eyes. So my mom said a prayer and they repeated after her all the way until Amen. After the prayer I gave each one of them a hug. Some of them even promised to go to their local church from now on!

This trip was an amazing experience for me. God was leading me step by step; otherwise I would've never been able to do what I did. I saw God works through me to reach out to those girls and to save them from their deaths. This trip to China was definitely the best trip ever. It inspires me to continue to spread God's word to those who don't know him yet. I still keep in contact with the friends I made in Long Chang. Even though we might not meet again until we are all in heaven; I'll never forget them.



石憲傑的見証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石憲傑，35年前出生在東北黑龍江省牡丹江市一個普通工人的家庭。我第一次接觸“基督”這個詞，毫無懸念的應該和99%的從大陸出來的人一樣。那就是在國內政治課本上的無神論教育：基督教是西方國家統治階級用來在思想上統治勞動人民的工具。而國內的媒體所傳播的也是與之相呼應的論調。我至今還記得很小的時候看過的動畫片《魚盆》，裡面描繪的傳教士是一個虛偽和貪婪的形象。中國無神論教育的洗腦結果，就是讓我把基督信仰和一些負面的東西聯繫起來。

我第一次接觸一個實實在在的基督徒是在國內讀大學的時候。當時我的一個師兄的太太是一個基督徒，有時候我們幾個朋友去他家的時候她會給我們講起基督耶穌的愛。她是一個性情溫和、謙遜有禮的女人。我隱隱約約的覺得基督徒其實是很好的，和我之前頭腦中關於基督徒的形像有很大差別。

出國之後，我的慕道經歷正式開始，算下來至少有八年的時間。我的生活中出現了很多基督徒，同學，同事，房東等等，都是基督徒。慢慢的我對基督徒的認識開始有了更加全面的了解，從而也讓我從他們身上真切的看到基督耶穌的愛，最終也讓我走上基督信仰的道路。

2002年，我來到加拿大讀書。在學校報導的第一天在註冊中心碰到一個送女兒讀書的40多歲的基督徒。當他得知我漂洋過海隻身一人來到異國他鄉求學的時候，他很驚訝，閒談之餘，他便熱心的建議我去教會。他對我說，“我們是從西海岸搬家搬到東海岸，在這邊也是什麼人都不認識。但是我們來到教會，就有很多教會的兄弟姐妹無私的幫助我們，提供臨時住宿的地方，給予各方面的幫助，感覺就像又回到家裡一

樣。”這是發生在9年前的事情，但是這麼多年了，我始終還記得他那喜樂、爽朗的笑容。讓我在還沒有真正了解基督耶穌的時候就感受到那種基督中獨特的愛。

在加拿大讀書期間，斷斷續續和教會、牧師、基督徒都有所接觸。2003年我第一次申請美國簽證就是為了去參加一個在濱州舉辦的華人福音營。現在想想，當年我似乎也算是一個積極的慕道友，花\$100申請一個美國簽證，期限只有一個月，只是為了參加福音營。

我相信這個世界上有神存在並不是從讀聖經或者聽牧師講道開始的。工作之後有一段時間我很熱衷去讀一些有關個人行為方面的書，聽一些有關個人成長、奮鬥之類的有聲讀物。西方所謂的“成功學”，歷史並不長，但體系很完整，從Dale Carnegie到Brian Tracy, Tony Robbins, Jack Canfield等等，側重各有不同，但都會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很多終極的力量總是來源於一個所謂的Higher Power, Higher Being, 或者Universe。每個理論對此的稱謂並不相同，但是我自己歸納一下，實質都一樣，那就是神。慢慢的我的信仰觀從無神論轉變為不可知論（Agnosticism）。那段時間我和一個朋友經常討論這方面的心得。他是我在國內大學的校友，比我年長15歲。我在這方面的思想受他的影響很大。雖然他那時並不是基督徒，但他卻是我基督信仰道路上的第一個啟蒙者。之後的一段時間我也很有興趣的查考這方面的知識，我了解到不可知論也分很多種：強不可知論，弱不可知論，消極不可知論你，偏向有神論的不可知論，偏向無神論的不可知論，等等。偉大的哲學家羅素自己也承認他是一個不可知論者。不過我覺得我和羅素的區別是，他是一個偏向無神論的不可知論者，而我是一個偏向有神論的不可知論者。我個人覺得這

是我在信仰道路上的一個質變，雖然我從來沒有注意到過量變是怎麼發生的。

我第一次有過聖靈感動的體驗是2005年在多倫多。那時候我的一位基督徒同事邀請我去聽戴繼宗牧師(英國來華傳教士戴德生的第五代子孫)的講道，我一方面在驚嘆一個外國人居然中文講得比我還標準流暢的同時，一方面也深深的被他講道的內容所吸引(題外話，我不覺得自己是一個記性很好的人，而聽這次講道已經是6年前的事情了，但是他講的某些內容我至今還記得)。在聽道中的某一刻，我忽然非常明顯的感覺到自己身體中有某種非物質的東西在湧動，那種感覺非常奇特，難以言表。現在想來，應該是我身體內的靈被喚醒而活躍起來。似乎那次戴繼宗牧師在講道完畢也有呼召，可惜當時的我雖然有靈命的感動，卻並沒有回應呼召而決志信主。

之後我陸陸續續去過不同的教會聽不同的牧師講過道，也參加過各種各樣的佈道會，印像比較深刻的是某一年讚美之泉在多倫多的一次音樂佈道會。

在我個人信仰道路上影響最大的第二個人，就是我太太。在我們認識之前，她就已經是一個基督徒。在紐約的時候，我或情願或不情願的情況下，都會被她拉去教會。鑑於我把自己定位於一個偏向有神論的不可知論者，我其實並不排斥教會，也不排斥基督信仰。但去教會的大多數時候，我感覺自己並沒有在信仰的道路上有什麼長進，這並不是說牧師講道講的不好，最主要的原因是那時候的我並沒有完全把自己的心打開。

在來到櫻桃山華人基督教會之後，雖然

時間不長，但是我們也感受到陳牧師陳師母和各位兄弟姐妹對我們的愛。從不同的兄弟姐妹的見證中，我也更加深切的體會到神的存在和他的偉大作為。在受洗班趙曉蒼和徐雷大哥的帶領下，我也對受洗的意義有了進一步的了解。來到我們教會之後，我們最大的收穫是我太太在靈命上的成長，而隨之帶給我的影響，則是她自己在個人生命上的改變。當我在她身上看到哥林多前書11:4-7對愛的描述：“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不求自己的益處。不輕易發怒…”，我知道這是神在她身上的作為，雖然神是眼不能見的，但從我太太身上，我不得不承認神是真切存在的。

我最終於今年7月在濱州舉辦的“珍愛一生”福音營決志信主。很大的原因是因為一對年輕的基督徒夫婦黃晶康、劉冉冉。他們和我們分享了他們信主的經歷、感情與婚姻的體會。他們那平實卻無比充滿愛的話語讓我很受觸動。從福音營回來之後我常常想是什麼因素讓我最終決志信主，我想是主在他們身上向我顯現出來的博大無私的愛。

八年的慕道經歷，讓我越來越真切的了解主，也越來越清楚的看到自己身上的罪。我願意誠心誠意的回到主的面前，認罪悔改，並希望自己的行為與認罪悔改的心相稱。

每個人信主的道路都各有不同，每個人從第一次接觸基督耶穌到最終決志信主時間也有長有短。有很多人對我說早信主，早受益。我相信這是真的。但我也相信，每個人信主的歷程也是主看顧安排的，主讓我經歷至少八年的時間才決志信主也一定有他的美意。

談旭梅的見証

我叫談旭梅。來自上海，現在在新澤西工作，家住櫻桃山。今天終於能夠站在這裡做受洗見證，心情異常激動。我從知道耶穌到今天受洗，經歷了十多年，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我希望和大家分享我認識這位真神的過程。

我生長在一個普通工人家庭，從小家境貧寒。父母教育我，要自強不息。我學習很努力，一直名列前茅，考上了中國最好的理工學校。我一度很驕傲自大，覺得自己很厲害，能夠克服逆境，出人頭地。我把所有的成果都歸功於自己。

但是每次面臨大考，比如高考，GRE，我心裡總是很害怕，很焦慮，擔心自己萬一考試失常，功虧一簣。我感到有一種不知名的力量在控制我的人生。那時，我就會臨時抱佛腳，去廟裡燒香祈求。等到考試完後，就忘記了當時的焦慮。也沒有去追問是誰在掌控我的命運。

上大學的時候，曾經有美國來的交換學生給我傳福音，她跟我講述了她曾經墮落，是耶穌拯救她走向正路的故事。可是驕傲的我很不以為然，心想自己遵紀守法，對人友善，應該和罪沾不上邊。我覺得我不需要耶穌的幫助呀。而且當時，我把神佛混淆，以為有啥需要的時候去廟裡燒香就可以了。

就這樣我把信仰的問題擱置了很久，身邊有的同學聽到福音不久就決志了，無知的我還嘲笑那些同學，覺得他們太幼稚，太容易受別人影響，現在想起來，這些同學真是有福氣呀！

後來我順利的申請到獎學金，到美國加州留學。來了美國後，在應試教育下長大的我，變得很不適應，做研究沒有什麼進展。我第一次深切的體會到命運不是自己控制的。從小到大，我辛苦的讀書，好不容易出

了國，還要繼續辛苦的研究，帶課才可以維持自己的生計。很多同班同學，家境很好，可以自費讀書，和我坐在同一個教室裡。還有很多美國同學，可以邊工作邊讀書，不需要擔心身份的問題。我嫉妒他們，埋怨老天爺對我不公平。我急於想證明自己能力比他們強。於是我放棄了博士學位，拿了個碩士就去找工作了。急功近利的我想在最短的時間內，賺大錢，來證明自己。

進入了就業市場，才知道現實多麼殘酷，我第一份工作，80%-90%的時間在出差，比呆在學校更辛苦，而且工作單位在德州一個只有5萬人的城鎮。我在那裡沒有朋友，生活對於我這個大城市長大的人來說極其單調乏味。我想換工作，換地方，但是很長時間投出去的簡歷如同石沉大海。我那時心裡總是憤憤不平，開始追問是誰安排這一切的，我開始認識到自己的無能，我沒有辦法掌控自己的命運。

在那個小城鎮呆了許多年後，偶然一天，同事跟我提起他家鄰居是個中國人，剛從外州搬回來。那位中國人把我帶到了當地一個很小的華人教會。我當時忙著找工作，只去了兩次教會活動，沒想到其中一次就認識了我的先生，他和我竟然在國內上的是同一所大學，也是拿到碩士後來到了這個小城市工作。在我們信主之前，神已經為我們做媒。

後來，我們輾轉換了幾次工作，經歷各種困難，最後在新澤西定居下來。偶然一次，聽我同事說這裡有個中國人的教會，可以打球。於是我們就週四，週六來體育場打羽毛球，乒乓球。漸漸的又開始參加教會聚會，活動。因為我們很挑剔，買房子找了一年。最後竟然在櫻桃山教會附近5分鐘的地方買到了最理想的房子。這樣，來教會就更加方便了。現在想想，一直以來，神都在暗中指引我們，讓我們向他靠近。我剛開始來

這裡的時候，心裡帶著很多懷疑，抵觸。參加墓道班，對我很有幫助。以前我不相信死而復活，覺得只是一個傳說罷了。參加了聖經學習後，才知道原來聖經裡記載了這麼多人的見證，耶穌復活是真實事件。參加了學習以後，我還認識到，自己是個罪人。我們從亞當夏娃那裡繼承了人的原罪。我自己的自私，驕傲，嫉妒，憤怒等種種以前覺得再正常不過的人類心理反應，其實都是罪，罪的工價就是死。只有耶穌可以把我們從罪中救出來，讓我們不至於滅亡。

後來經歷懷孕生產，我又深深體會到世界是神造的。一個受精卵就自己長成了小孩。完全不用操心，也不由我控制，什麼時候長腦袋，什麼時候長胳膊，自己就發生了。神就像一個程序員，把這些都安排好了，時間一到，小孩就自己出來了，太神奇了。這一切設計得如此精密完美，真是讓人讚嘆。

我也開始認識到自己的命運也是神安排的。各種困難挫折，我內心的煎熬，嫉妒，憤怒，都是神在做工，讓我認識到自己的渺小，無能。

因為凡自高的必降為卑，自卑的必升為高(路加 14:11)

我開始從驕傲自大，變得謙虛。以前，成功的時候我就覺得自己了不起，都是自己的功勞。現在，我懂得了感恩。是神，賜給我智慧，運氣，讓我成功，一切都應該歸功於神的榮耀。

以前，我遇到挫折的時候就開始怨天尤人，覺得老天爺不公平，老闆同事對我不公平。現在我的心態平和了很多。因為我相信神一定為我有安排。我要耐心的等待神的指引。

以前我喜歡和別人攀比，容易產生嫉妒的情緒。我經常為了自己得不到東西苦惱，比如漲工資，升職。可是我忘記了神已經賜給我那麼多寶貴的財富，比如健康，平安。現在我開始重新審視我的人生觀，價值觀。因為再多金錢，再高的地位，都不能克服死亡。中國有句話叫，縱有千年鐵門檻，終須一個土饅頭。耶穌說，人若贏得全世界，賠上自己的性命又如何呢？這句話敲醒了我。

神沒有因為我的罪拋棄我，相反的神通過聖經，通過弟兄姐妹，不斷的開導我，使我最終幡然醒悟。感謝教會牧師弟兄姐妹的幫助，感謝神。我要在洗禮中，洗去自己的罪，做一個新造的人。



孫海寧的見証

我在 1997 年來美國前，接觸基督教不多。我的父母生活工作都積極向上，他們的生活態度給我很深影響，他們的愛也使我心裡有滿足。那時，我沒有想太多這世界有神。認為要把事情做好，自己的命運要自己把握。

對宗教信仰包括基督教，感覺像王蒙小說《青春萬歲》描寫的那樣。小說講述了 1952 年北京一群高三學生學習、生活。富裕家庭的二小姐蘇寧性格軟弱，生活中遭遇了困難，常去教堂尋求心理安慰。有著如詩似歌的青春熱情的楊薔雲熱心幫助蘇寧，帶她回到同學中間。

我爸爸 96 年初因癌症去世，還不到 60 歲。給我很大打擊。一種生離死別的痛苦感覺圍繞著我。96 年末，兒子韓嘉誠出生了，給我帶來了從未有過的喜悅。從那時起，一些問題就一直在我腦海裡。人死後去哪裡？人的愛能做什麼？

--- 教會初接觸 ---

我在 1997 年來到美國。初到美國，和先生住在若歌大學校園裡。先生讀書，時間緊壓力很大。我人地生疏，未來充滿未知。加上對在中國家人的思念。一切都覺得很難。一些基督徒把我們帶到美德教會。第一次主日崇拜，作為新朋友，我收到一個書籤，上面的經文是：‘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

教會裡溫暖的氣氛吸引我，但對集會，敬拜等一些形式心裡有抵觸，但同時還是想對基督教有多一些了解。我參加主日崇拜，小組聚會，也聽了一些講道。我試著禱告，很多次得到了回答，事情被成就。我感慨過神的奇妙安排，後來卻認為大概是巧合。有時心裡有感動，也覺得是從人來的。我把聖經作為人生哲學，沒有得著其中的生命，斷斷續續去了幾年，後來慢慢失去了動力。但美德教會一些兄弟姐妹的行為給我留下很深印象。他們對人溫柔關愛，愛主奉獻自

己，與世俗的追求不同。尤其是他們從內心發出的喜樂讓我羨慕不已。我知道，他們的心中必有支持，一些我沒有的東西。

--- 學佛 ---

人的心中有個洞，人自己不能填滿。我感覺自己也在尋覓高於自己的一些東西。後來一段時間，我開始讀一些學佛的書，希望能有一個平和的心境。不以物喜，不以及悲，尋找人生喜樂的真正源頭。我們生活忙碌，對前面生活總有憂慮。我感覺自己在家裡聲音變大，脾氣變壞。對家人缺乏耐心。自己常後悔，常改正。可改正是短暫的，一下又做自己不喜歡的事。

羅馬書(Romans)7:18 我也知道，在我裡頭，就是我肉體之中，沒有良善。因為立志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來由不得我。7:19 故此，我所願意的善，我反不作。我所不願意的惡，我倒去作。

--- 其實他離我們各人不遠 ---

2005 年，女兒出生了。雖然事先提醒自己一定不能減少對老大的關心，但事實上，我們忙於女兒的日常生活時，在老大的成長過程中，我忽略了他很多需要。我們要求他學這學那，對他心靈的關心卻不多。他從外界社會及學校受到很多的影響。當我們討論 why we do things this way, “別人都是這樣做的”經常掛在嘴邊。2009 年春天，好像 in a short time of period, 幾件兒子的事接二連三發生了，讓我們感到很震驚。同時，對孩子提出的一些關於生命本質的問題，我們沒有滿意的答复。我們 were sad inside. At that time, we 又想到了教會。神的安排總是奇妙。和先生在中文學校一起踢球的不斷邀請我們參加聚餐等活動，讓我們對這個教會有一些了解。從 2009 年夏天，我們全家開始在這裡參加這個教會聚會。剛開始，我是希望孩子在教會受到好的

影響，而且，他們也願意去。所以堅持帶他們去。我呢，斷斷續續參加了多期慕道班的學習討論，一些問題澄清了，又有了更多的問題，尤其是和科學，和我眼所見的不符。心中很多疑問不能解決，就無法跨出信心的一步。一天，我和美德教會的好朋友通電話，告訴她我又開始參加教會活動，她說，你看，神離你不遠，他總不離棄。我當時感動說不出話來。

--- 在福音營信主的過程 ---

今年五月，當五月末的福音營開始報名時，我很猶豫。好不容易盼來的長周末，很想出去玩，好好休息一下。當時，教會裡很多兄弟姐妹鼓勵我去。後來，和美德教會的好朋友談起長周末計劃，她勸我一定要去。人生信仰是大事，馮秉程牧師非常有恩賜，讓我抓住機會。我決定報名參加。

福音營中，教會裡的兄弟姐妹安排住處，照顧孩子，讓我又一次感到愛主的人的愛心。馮牧師和於慕杰長老的講道深深地吸引了我。第一天下來，我的心像一塊硬土被鬆動了。第二天他們分享的信息是“盼望”和“無憂”。是啊，每個人都在追尋生命的意義，人生如此短暫，忙忙碌碌到底為什麼？Talk about LOVE, 以前，我多次讀到歌林多前書這段關於愛的經文。只覺得很美。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愛是不嫉妒。愛是不自誇。不張狂。不作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處。不輕易發怒。不計算人的惡。不喜歡不義。只喜歡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在福音營那個時刻，意識到，自己一直在求自己的益處，又容易發怒。平時，尤其在家中，很容易看到別人的錯，很少意識到自己的錯。對家人的愛也缺少忍耐和包容。當時，神的話像一道光照進我的心裡，讓我看到自己的污穢。我的眼淚就止不住留下來。第二天晚上，我心裡有了很大的感動。當於長老呼召時，很想舉起手來，同時，卻又 a voice asked myself, 'do you really understand?', 'Do you believe that it's Lord who

created the man?', 'Are all your questions resolved?'. I struggled inside and miss the opportunity. Later that night, 於長老的姐妹 came pray with me, 卸下心中背負的一些包袱。當天流了很多眼淚，晚上睡覺前，心裡感到平安。

May 31st, 第三天上午，當馮牧師的信息講到耶穌基督的埃及給人的豐盛生命，我的心開啟了，以前心中的問題和疑惑已經不重要。我舉起手，王位姐妹陪我走到前面。真心承認我的罪，感謝耶穌基督為了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洗淨我的罪。我敞開我的心，接受他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讓耶穌基督掌管我的一生。那一天，心中感到的從舊我中的解脫，有主依靠，死後會與主同在的安慰，生活更有意義的喜悅。那一刻就成了我人生的轉折點，我在去福音營之前，還覺得我是不可能信的。我相信這是神在我心裡做工。他真是奇妙，超乎我的想像。

--- 信主後的經歷 ---

信主後，希望自己改變，聖靈的果子多結。一段時間裡，一旦做錯事，比如對家人發脾氣，就沮喪，責備自己為什麼還是老樣子。漸漸，我被提醒我還是在靠自己做，追求好行為，而沒有靠主做，傾聽聖靈的聲音。現在，我學習靜下心來，讀聖經，禱告，告訴神我心中所想，苦澀的，愉快的，讓他引導我。感謝主，這一年，我的兒子的忍耐和包容之心經常讓我感謝，也 enjoy talking with him more, who has a fun and thinking mind. 感謝主，letting me see my husband's love to the family and his 寬容，忍讓 to me.

神就是愛。因為神的愛，我們得以被造，我們得到被贖；我們獲得聖靈所賜的新生命，使得我們不但擁有了神的愛，也擁有了愛別人的能力。神的愛細膩，就是你們的頭髮，也都被數過了（馬太福音 10:30）。願在愛中與神同行。

李全義的見証

我出生在河南信陽市的一個普通工人家庭，十六歲我離開家去上大學。家庭對我的世界觀影響不太大。我在大學裡受無神論教育多年。二十七歲離開南京去英國時，我是一個要做科學研究的堅定的無神論者。我曾自認了不起，我也曾很驕傲，我博士畢業就出了名，我把人類基因移到植物要抗植物病毒。我畢業後，留校，找老婆，建實驗室，帶研究生，辦出國等都很順利。

在英國我接觸過一些基督徒，他們都是很好的人，他們都能接受中國人。蘇珊是個研究生，我去里丁大學時同她都住在一個教授家。蘇珊是個很善良的基督徒。我 92 年聖誕前回中國看望家人時，她送我一碟鄉間聖誕歌曲的光盤，還有一本講耶穌是誰的中文書。歌，我聽很多遍；書，我沒看。我在諾丁漢大學，遇見一個同事，一個英國小伙子，他有空就讀聖經。我感到不理解，我問老闆大衛，大衛說“聖經是應該讀的”。我第一次認識到在英國人眼裡，我應該讀讀聖經。95 年，我來美國參加人類遺傳學大會，看到一個密奇根大學研究組的牆報，講的是第 12 條染色體上的基因。我馬上認識到他們的研究同我們實驗室的工作有密切關係，我問那個研究生能不能搞合作。我回到英國時，大衛告訴我已收到密奇根大學拉沃教授的電郵，大衛和我很興奮。接下來，我很幸運轉到尋找第 12 染色體 Holt-Oram 症上，Holt-Oram 症是一種罕見的心臟和手都有缺陷的先天性遺傳病。與拉沃教授的合作很成功，96 年我們找到 TBX5 基因的突變是 Holt-Oram 症的病因。後來，拉沃教授告訴我，同我工作他連教會都去不

成，基因找到啦，他要去教會了。這是我第一次知道美國的教授也信上帝，去教會。

我的一個英國博士後同事是基督徒，她告訴我：不是你發現了這個基因，是這個基因發現了你。我不能同意，榮耀歸我，不能歸主，因為我不信上帝。

在我離開諾丁漢去一家製藥公司的時候，同事們挺擔心。我接下來遇到很大困難。我在英國的公司裡，我要再創輝煌，我挑戰製藥業，我提出鐵離子受體是神經藥物的靶體。部門主任告訴我，我的設想太新，FDA 不接受。我接下來受到陷害和歧視，我被迫辭職。後來我得到公司的經濟賠償。我離開英國，來到美國研究心髒病。後來我離開研究，回到工業界。2006 年，我回中國探親見到我姨媽，姨媽在中國堅持信主。姨媽告訴我要信主，信主就好了。2010 年感恩節前我來到我們的教堂聽道，讀聖經。2011 年 1 月 9 日，我決志信主。二月中，我有罪感，我知道聖經和聽道在起作用。罪是由生而來，因嫉妒而生，舊約創世紀中有記載，現實中比比皆是。我從一個總感到無辜的人到感到有罪，是牧師教友幫助，學聖經的結果。

自從我信耶穌基督後，我認識到榮耀歸主耶穌，我認識到我也是罪人。耶穌是救主，我們要把榮耀歸主。耶穌是救主，耶穌替世人代罪。我認識到我們要在基督大家庭裡，在主的懷抱中成長。今天，作為基督徒的我感到得救啦，因為我信上帝，我信耶穌基督。

董金鳳的見証

我來自大陸山東荷澤市，今年4月份和老伴探親來到我大女兒這裡。由神的帶領來到櫻桃山華人基督徒教會，這個充滿愛的大家庭。在這段時間裡，我特別感謝陳牧師，師母，夏長老，週姐妹，吳弟兄，馮弟兄和趙弟兄等弟兄姐妹。是他們把我帶到神的面前，得到神的榮耀，成為一個重生得救的人。我來教會先後兩次參加福音營。啟發很大，受益匪淺。週日來教會聽陳牧師傳福音。在墓道班，受洗班學習，都很有啟發。平時在家禱告，讀聖經成為每天的必修課，每次的受益都有所不同。

在過去的這幾十年裡，我還認為自己是多麼偉大，多麼成功，有孝心，有責任心，能愛家人，幫窮人，幫親戚，這樣上帝就會眷顧我，賜福給我。我就會有好報，就會長壽。通過聽福音，讀聖經，我才知道自己差

太遠了，神的話語，神的律法，一點點不知道，不懂啊，我真是個罪人。

到美國雖說時間不長，但認識了耶穌基督。來到耶穌基督真神的家裡。神把我帶到他面前，成為他的兒女，我要獻上我的感謝和讚美，求神的手塑造我，建立我。求你賜我悟性，可以學習你的命令，求你照你的慈愛將我救活，讓我遵守神的法度。神的話語是我腳前的燈，是我路上的光，不讓我絆倒。

我很快就要回國，最後一點禱告：愛我的天父，我心渴望你的救恩，仰望你的應許，求你幫助我，把你的福音傳給我身邊所有的人，讓他們也早日脫離罪惡，盡快成為你的兒女，奉耶穌基督的名禱告。



岳桂新的見證

我來自中國大陸的遼寧省鞍山市，2004年我和先生帶著兒子來到美國，就像朋友們說的那樣，人到中年卻到美國洋插隊，接受再教育。

雖然在大陸接受的是無神論的教育，但我不是個無神論者。從我個人的經歷中，我知道有神靈存在，但是到底是怎麼回事，我卻不知道。在我讀高中的時候，我的母親去世了，我不得不學會生活獨立；在我工作以後不久，我父親的去世使我再也找不到屬於我的大家庭的感覺。直到2008年，我兒子和他的朋友來教會，我來接送他們，這是我平生第一次踏進教會的大門。當時，教會里大家庭的氣氛深深地吸引了我，讓我有久違了家的感覺。從那時起，一有機會我就帶著小孩來教會。也開始參加主日崇拜和上主日學，從最初對聖經的一無所知，到開始了解基督耶穌，基督教的基要真理。也明白了自己是個罪人，而罪的工價乃是死。若信靠耶穌基督，就可以用他在十字架上流出的寶血洗清我的罪過，使我得到永生的盼望。

漸漸的，我也能從神的話中，得到啟發

和堅固。我們在這裡的生活相對於在大陸時的狀況，還是有很大的反差，不管是多麼的不容易，但我們還是堅持忍耐。因為聖經上告訴我們“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難中也是歡歡喜喜的。因為知道患難生忍耐，忍耐生老練，老練生盼望，盼望不至於羞恥。”

還有一件事，使我更感受到神的大能與大愛。雖然我常來教會，開始信主，但我一直沒有決志。我有一個心願，就是能和我的先生一起決志信主。因為他是一個很頑固的人，無論教會的兄弟姐妹怎麼向他解釋傳福音，他總能找到理由推託否決，就是不信。我開始向神祈求禱告，求神給與智慧，求神幫助。神真的應許了我，慢慢地，在神的感召下他開始有所轉變，從一開始的拒絕到逐漸地有興趣了，並在2010年東方大學的福音營，在“主我要回家”的歌聲中，我的先生拉著我的手一起走到前面，決志信主。那一刻，我淚流滿面，感覺整個人被愛包圍著。我發自內心地說，主啊，真的感激你！您的愛拯救了我，讓我找到了家，我願意永遠信靠您，跟隨您，直到見主面。



羅虹嘉的見證

我叫羅虹嘉，來自江西南昌，出生在一個乾部家庭。從小到大受傳統無神論教育。畢業於南昌大學生命科學系，畢業後一直在一家大型製藥企業工作。去年9月因家庭團聚移民美國。現在我想談談我是怎麼認識了這位肉眼看不到，卻是自有永有的獨一真神耶和華，並願意受洗歸入耶穌基督的名下。其實，我在十多年前就接觸到聖經，了解了基督教。那時的我是一個十分頑固和堅定的無神論者，我是不相信宇宙間有神和妖魔鬼怪存在的。另一方面，當時，在我的城市和工作單位對信仰基督教和基督徒存在偏見和看法。我幾個信仰基督教的同事，同學及鄰居幾乎都是因家庭，情感，健康等出現危機才成為基督徒的。我想我各方面一直順順當當的，沒有必要信仰什麼，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一切靠自己。我第一次到南昌教堂去做禮拜完全是在我的一位在廣州工作到南昌探親訪友的大學女同學三顧茅廬之後才和她一起去接觸聖經，了解基督教的。她以前和我一樣是一個徹頭徹尾的無神論者，她是因為個人情感問題在廣州受洗而成為一位十分虔誠的基督徒。每次回南昌她再忙都要到當地教堂去敬拜耶和華。每次她到南昌和大學同學聚會，她都神采飛揚地給我們講到三位一體的真神-耶穌基督，每每她的神情裡充滿著平安喜樂，完全換了一個人，那是無法用語言來形容的改變。正是緣於對她改變的好奇，我同意和她去教堂接觸聖經，了解基督教。但是，之後去過教堂學習和翻過幾次聖經，感覺不知所云，味同嚼蠟。以前的環境，使我也很難去了解《聖經》，了解基督，光憑幾本書，也實在難以對這信仰加以認同。還有當時，也許因為我的驕傲自大和無神論思想的做細，阻礙我認識到神。我最終還是將聖經這本曠世絕古的經書束之高閣了，直到我赴美之前從未問津過它。但去年在我到廣州簽證通過之後，廣州的幾位大學同學為我餞行道別時，這位女同學又再次囑咐我到美國之後一定要去繼續接觸聖經，了解基督教，並預言遲早我會和她一樣成為一名虔誠的基督徒。我還是真的很感

謝神的帶領，在我來美國後的第4個月就可以得到這樣的恩賜機會又再次來到神的面前榮耀神。最近我還特意給上面提到的同學打了電話，我又來到美國華人教堂學習受洗班的課程，即將受洗，她欣喜異常並感恩，我們倆齊聲在電話裡讚美神的奇妙和對的感動。

至於說到我決志信主，其實我自己覺得是一個水到渠成的過程，我已經有了裡面的感動，知道遲早有這麼一天，只是沒想到這一天來的這麼快，我只能說自己真的是很幸運。第一次來到教會參加慕道班的學習，教會的老師不厭其煩地為我們慕道班的朋友解答疑問。我雖然很體會聖經的話語是多麼的寶貝，但是由於自己一直學的是理工科專業，覺得《創世紀》里關於物種起源的學說，與我以前在大學和工作中積累的知識和經驗有許多衝突。後來在教堂裡接觸到的弟兄姐妹職業雖各不相同，但大多數也都是在自然科學的領域。他們耐心的用自己的見證現身說法，使我不得不承認，我站在人的角度是無法想像那些神蹟和神的作為。但隨著學習聖經，以及對耶穌的更多了解，冥冥之中似乎覺得在教會裡能夠尋見真理。

記得上次去費城的一座教堂聽唐崇榮牧師的講道，剛進入會堂，看到一張張陽光的笑臉，自己頓時感覺到非常的溫暖。入座不久，會堂序樂響起，突然，我感覺心靈深處有什麼東西被激活一樣，居然情不自禁的和大家一起唱起了讚美詩歌。儘管在此之前我從來沒有唱過、聽過這些詩歌，儘管當時的我並不明白其中的含義。大家的認真、虔誠，以及熱心主動的握手祝福，讓我心裡覺得這個地方充滿了人間的溫暖，這是別的地方很難找到的。記得那天牧師講道的時候，有很多朋友在會場無比激動，有些人甚至喜極而泣。當時在我看來他們好像太容易被感動的一群人。其實後來我才知道：那全是慈愛的上帝對我們的那種捨己的愛感動了大家。至此，我不得不承認自己是一個非常非

常有罪的人。喜歡追求外在榮譽和光環，喜歡去論斷別人，同時也怕被別人論斷，同時我還是一個以自我為中心、虛榮的人，生氣時只顧自己的感受，很少考慮別人的感受。仔細想想，忌妒、貪婪、驕傲、懶惰、邪惡、固執等等，這些沒有哪樣在自己身上找不到。原來自己是多麼的污穢與不配。然而上帝卻顧念我們，道成肉身，來到世間，為了擔當我們的罪孽被釘死在了十字架上，用他的寶血洗淨了我們的一切的不義。“惟有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神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了。”（羅五：8）這世間沒有一種愛能大過神的愛。這麼偉大的神卻愛了這麼平凡的我們，我想我所能回報給神的唯有每天用心靈和誠實來敬拜他，並滿心感恩的歌頌他的大能和他的慈愛，讓聖靈來賜我能力為主作見證。回去的路上，自己感覺全身很舒服，好像來美國這麼久身體都沒有過這麼美妙的感覺。於是心理又暗想，以後有機會還要再來教會。感謝神的帶領，之後我經常有機會就到櫻桃山華人基督教會參加每週的主日崇拜，漸漸的我開始對講道的內容有了興趣。講員教導很多行事為人的道理。客觀地講，我認為至少他們沒有教我學壞，還能得到一些正面的積極向上的人生哲理，這也是我繼續來參加教會活動的原因。特別值得一提的還是，每次參加完主日讚美、敬拜後全身感覺還有那種無法用言語表達的舒服、痛快。我相信這完全是來自上帝的賜福與恩典。

之後，我又在神的感召下，報名參加了國殤節福音營，在短短的三天營會中，每當音樂響起，讚美神的話從我口中唱出來的時候，我已經深深地被神的愛所吸引了。自己在信仰上的許多疑問終於得到了解決，不知不覺中自己已經得到了許多靈命造就。原來這個世界不是生來就有的，宇宙萬物都是神創造的。正如羅馬書1：20節所說，自造天地以來，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雖是眼不能見，但藉著所造之物，就可以曉得，叫人無可推諉。令我驚奇的是：甚

至連時間都是這位造物主造的，他已經超越了時空，超越了一切，他就是永恆。在營會中我接觸到了很多基督徒，並跟他們討論，甚至是辯論信仰的問題。其實信仰真的是一件奇妙的事情。營會回來後，我拿了兩本基督方面的書。看了很多，也較系統地認識到了罪，十字架的救恩以及神的愛。沒想到改變我的就是這次營會。這之後我常參加聚會，也常禱告，靈命不知不覺地增長了，只是受洗的事情，我還在等待聖靈的感動。接受主耶穌後，我又參加了教堂裡面的團契生活，每周兄弟姊妹固定時間聚會，讚美、查經、禱告、分享，每次聚會就像家人團聚一樣，在裡面能夠感受到神的愛。在此，很感謝神的恩典，感謝團契裡成熟的基督徒為我們宣揚主的道，讓我每一次參加聚會，不止增加我屬靈的認識，也預備我屬靈的知識。一想到馬上就要受洗成為一名基督徒了，心情就難以平靜，回首走過的這段人生的旅途，雖然沒有遇到過任何驚濤駭浪，但也是在風平浪靜中度過。我想現在的我唯有懷著敬畏的心來到他的施恩寶座前，求他赦免我的過犯，求他掌管我這一生。決志信主以後自己最明顯的內在改變就是：每當自己心懷鬼胎的時候，我的里面就有一個聲音提醒我，這樣做不對，這些事情不討神喜悅。每當自己靠著這個聲音得勝以後，被罪惡捆綁的心靈才得到了釋放。只有靠著主耶穌，我們才能剛強壯膽。因為他已經勝過了罪惡、死亡。在今後的日子裡，有了主耶穌的帶領，我完全有信心不斷的完善自己，做一個新造的人！因為聖經上說“若有人在基督裡，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已過，一切都是新的了”；更重要的是，從我接受祂的那一刻起，上帝都不曾遠離，像祂承諾過的“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丟棄你”，祂無盡的愛與恩典，也會繼續伴隨我的每一天。所以現在我願意站在這裡，向眾人宣告自己的信仰。我願與祂同釘十字架，並與祂一同復活，從此堅定跟隨祂，用我這卑微的生命榮耀祂的名。

陳仙妮的見証

我來自中國重慶。從開始記事的時候起，爸爸媽媽就總是非常地忙。還記得上幼稚園時候，念的是全日制班。所謂全日制就是每週一父母領去幼稚園，週五才可以回家過週末。上小學後，父母的事業更加的繁忙，便把我寄託在老師家，那時候學會些淺淺的為人處事的道理。因為老師家也有孩子，孩子之間難免就會有紛爭。大概十歲左右我每當受委屈的時候無人說話，在夜深人靜時，就會悄悄地來到老師家的陽台上，跪在地上看天空中的星星，似乎冥冥中感覺有一位高於宇宙萬物的靈者在望著我。我默默地對天說話，訴說心裡的苦處，求上天保佑我在學習上可以得到好的成績。雖然我不是真的知道到底是不是有一位神在聽我的聲音，但我內心有一種無助的尋求感支撐著我的禱告。

因父母從我還沒出生時就開始做生意的關係，幼年的物質條件相當的豐厚。父母的社交關係非常複雜，有做生意的，有當官的，有賭博嫖娼的，還有販毒吸毒的。每次週末回到自己家，迎接我的是滿屋子的煙熏繚繞和麻將牌酒聲。在我小學時期就曾看到過有吸毒的人在我們家我的面前用注射器使用海洛因。我打心眼裡極度討厭反感我父母的這一幫“朋友”，但也由於礙於父母的顏面就隨他們世俗的敷衍。記得念小學期間我幾次回家看他們又在家開賭檔，就把麻將和其它賭博的工俱全仍出窗外。終於在我念初中的時候爸媽因為長期賭博，輸掉了最後一套房子。從小在這樣的環境長大，雖然物質條件好，但心裡卻暗暗怨恨父母且批評論斷父母的生活社交及對我的教育方式。因父母的關係非常惡劣，常常吵架打架。當父母在我面前打架的時候，我有兩次以跳樓，割脈相逼，他們才停下。並且母親和父親結婚前有過一次婚姻還育有一對同母異父的姐姐和哥哥，我便從小就論斷她，瞧不起她，認為她除了生了我們，卻沒能盡到任何做母親的職責，也沒任何權利及理由去干涉我

的世界，和媽媽的關係極其惡劣。那時的我，總覺得活在自己的小世界裡，沒有人真正理解我。也從不理解父母生我出來是為了什麼。與其這麼的不幸福，不如不來到這個世界倒好。從小時候開始我看到很多中國社會醜惡的一面，現在想來都是神的恩典在引導預備我為祂做工。

後來，父母雙雙來了美國，我便一個人住在中國等待簽證。父母擔心我在中國一個人的生活沒人照顧，在經濟上給我很寬裕的條件。一個人的生活比有父母更無憂無慮。不過在未來計劃方面卻虛無飄渺，沒有方向。過一天是一天的生活。一次在英語園地的口語練習活動中，一位陌生大學生對我講到神。他給我一小冊子講耶穌基督的救恩。又一年暑假，我為外國留學生做義務中文輔導，一位叫尼可的美國女孩邀請我一起看了介紹耶穌基督生平的電影，看了之後，我痛哭流涕，非常地感動，說不出的心痛。短期的暑假生活過去，尼可回到美國，我的生活仍然沒有太多的波瀾。臨到快出國的那一年，為鞏固自己的語言能力，想多學一門外語，在學習中我結識了去中國重慶傳道的韓語金老師一家五口人，三個小孩子也隨著爸爸媽媽在中國學習，生活。金老師主要致力於在偏遠山區的傳道工作，他說，山區窮，很多家庭還是沒好的條件讓孩子們受到教育，最最重要的是要讓他們從小就認識神。那段時間，我常常和老師一起去農村傳道，也常去老師家和師母一起學習聖經，看他們一家人的樣子活得很感恩，很謙遜，很有愛心，待我就像親人一般。通過金老師的介紹，我認識了專程去重慶傳道的李永恩牧師，每個禮拜日很多的留學生和大學院校生都會在李牧師家一起來敬拜神，我們一起學習聖經，一起禱告，一起彈著吉他並親口唱著讚美詩，初信的信仰生活是豐富的，總是盼望著星期天的到來。來美國前一個月，李牧師問起我要不要留在中國伺奉神做傳道人。那時候的我認為

來美國發展比較重要，一個決定改變了我人生整個際遇。

2004年12月，好不容易熬到了拿到移民簽證，終於可以隨母親親子移民到美國。因為媽媽在大西洋城賭場打工，在她和她周圍的人看來我去賭場謀職是最好也是最快的賺錢途徑。本以為家境不錯的我來美國是讀書的，沒想到落地後直奔之地竟是大西洋賭城。到的第一個禮拜，我去了當地的華人教會，教會裡的兄弟姐妹們也都熱情歡迎。同時也對我提出建議，不要去賭場工作。原因是賭場的工作賺錢雖多，但很多人一踏入賭場就很難再邁出那個門檻，年青的我不該去浪費前程。那時的我很天真，只覺得自己已成人不該再花父母的錢，工作賺錢是該當的。因自己的無知，母親的引導糊裡糊塗在來美後第二個禮拜便似乎順利成章地去賭場工作。在賭場兩份工作之餘，也去教會聽道，偶而禱告卻很少翻看聖經。05年6月不明真道地受了洗，受洗後大西洋城華人宣道會很多的團契活動也因為工作忙碌較少參加。那時的自己真的只是所謂的“基督教徒”，生命沒太多長進。接下來兩年時間時而去教會時而不去，雖物質收入豐厚，但生活健康卻一團糟。由於在賭場的工作，時間表不定，上班總是深夜時間，身體越來越不好。也因為從小過慣了養尊處優的生活。我開始變本加厲地奢侈，並認為自己賺的錢沒有什麼不應當花的，買高檔名牌崇尚潮流，開名車，買幾千塊的包包，吃最好的牛排，吃一頓飯通常是幾百塊的花銷，空虛驕傲迷失的我還覺得挺有所謂的“身份”，這麼年輕我就存錢投資兩處房產等等，殊不知那時的我是窮得只剩下錢。紙醉金迷的生活讓我越來越墮落，更不用提屬靈方面的提高了。不過總認為自己不屬於那個地方，也不知為何總是覺得自己很空很缺乏。賭場的環境總是壓抑得讓我喘不過氣。工作中每日幾乎都會看到爛酒爛賭成性的人。我的工作為發牌員，有時賭桌上的賭客輸了錢就隨意地辱罵，投來仇視的眼光，更有甚者還潑酒到發牌員的身上。但也常常為流連賭場的賭徒們禱告，每每在賭桌上有行為語言粗劣的事，卻也默默禱告。但靈

命非常弱小的我，在賭場的兩份工作的壓榨下使我的靈魂貧瘠到邊緣，也曾抑鬱到想要自盡。由於買房的壓力，本應早該完成的學業也落下了。收入也因經濟不景氣而緊縮，眼看著就沒辦法付房屋貸款。我向神求救，求神不要捨棄迷途的我，求神帶盲眼的我離開讓人迷失的賭城。在這樣走投無路的時候，我才向神禱告求出路。08年9月，在房地產十分不景氣的時候，神的保佑讓我可以賣掉房子。08年10月，神為我開路，終於結束了我的賭場生涯。

之後，我們全家搬去紐約生活，我分別受牧於法拉盛由康熙慶牧師牧養的紐約中華歸主教會和何治平牧師師母的活水教會，期間有找工作的難處。所以09年3月初突發奇想地想通過加入軍隊來解決生計。雖然教會的牧師勸我說我靈命還小，不能抵擋住在軍隊中的試探與苦難。但仍靠自己活著且抱世俗主義思想的我想著從軍後會有各種的福利，以及軍中訓練對自己也是個鍛煉。於是，我又天真地不顧教會眾兄弟姐妹的勸阻，仍毅然決然地在09年5月加入了軍隊。牧師與兄弟姐妹們看著都為我著急，認為我的信心不可能抵禦那樣的一個挑戰。在軍中雖然體能訓練和技能培訓順利通過，然而每日高壓的訓練和每日重複的無聊光陰不是常人能承受的。加之我內心對於開槍射擊（殺人的罪是神的十誡之一）一直不能釋懷，就更矛盾痛苦掙扎到2010年1月，終於大家都擔心的事情一一都應驗來臨了，部隊派我們整個師的士兵都必須去阿富汗服役一年。我亂了，和身在多倫多工作的先生鬧不開心，如果我真去阿富汗，我認為我們將不會有未來了。搞得他也不平靜很煩躁。最糟糕的時候，我還要死要活地和他離婚。那時候，我真的好無助，巴不得就上前線抵槍子兒一死白了算了。我暗自打算退出不成就做逃兵。但這樣做的後果會很嚴重，會上軍事法庭會坐牢，我後半生也會為此背負很重的代價。在又一次自作聰明的決定下，我又走投無路。這一次，我頭一次屈膝跪拜在窗前向神禱告，求主開路。主又出意外地安排貴人幫助我在從軍9個月後，最終順利地榮譽退出軍隊。我的軍中長官說在

他近 20 年的軍旅生涯中，我是頭一個有這樣待遇的。我心裡知道是上帝恩待我。

我深知這幾年是因為我的愚笨所換來的功課，在信仰的路上一直摸爬滾打，我總是每每時光好起來就忘記我是屬於神的。隨世俗主義且靠自己生活的我憂慮浮躁，沒辦法把自己真正地交託給神，也沒辦法完全地去信靠神。回想起來前後近十年的期間，我卻不斷地經歷神無比大的恩典，我曾經愛慕虛榮，沉迷於物質追求，隨世俗主義拜金，有過自卑，自暴自棄，暴食，為減肥強迫性使自己嘔吐，懷疑不信神，墮落，輕生，猶豫，悖逆離棄神等等很多的罪，我卻從沒向神真切地認過罪。而且每當患難臨到時，我才迫切地禱告，但神多次不捨不棄地引導帶領，我才後知後覺地明白一切負面的經歷卻的確確藏著神豐豐富富的美意祝福與恩典。

當我沒有親近神，單單憑自己頭腦的聰明去走自己人生道路時，我發現越走越進入死胡同。多年來，我倚靠自己無目標，漂泊地應對人生，天真的我犯了太多的錯誤，錯失了很多神本為我鋪好的路。信主之後，我意識到那種生活是無序的，主觀的，以自我為中心的，也是自私的。真正信主的我在每日和神在一起的生活中，慢慢地學會接納自己也接納別人。轉向倚靠神，生活才變得加倍的豐富，平安，喜樂。也漸漸地不再被那些過往罪束縛捆綁，也終於明白，我的信仰如果僅僅停留在知道有神，這樣的“信”是虛浮且不可靠的。不是光憑心裡相信，口裡承認就夠了，而是要憑靠著主對我這原本不配的罪人所賜救恩的感激之情去親近神去做合神心意的事，這樣才可以明白神對我個人在每一件事上的真正旨意。

經上說：“敬畏神是智慧的開端。”的確！以前的我沒有真心地相信有神敬畏神，很少禱告也沒認真讀聖經，每次到平安穩妥，漸入佳境的時候我就遠離神，幼小的屬靈種子就被世俗主義擠住了，幾乎沒有發芽，生命沒有成長。忙於張羅前程使我沒空在主裡裝備自己，沒能和神建立一個紮實

親密的關係，就無法領略到神對我生命的計劃。反之，往往誤會了神的旨意，又如一般宗教徒一樣，把神當做是幫助我屬世生活更方便的工具。最後我迷失了自己，以前的我過著掛著基督徒的名號卻不警醒的過日子，過著空空的，沒指望，沒盼頭，計較自己得失的日子，虧缺了神的榮耀。

啟示錄 3 章 11 節警示我們到：“我必快來，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奪去你的冠冕”。耶穌基督的信仰是真道，信仰信仰，是信之而仰之。要信主而仰望神！以前的我只有信而無仰，單就心裡相信有神，口裡承認信神，卻沒有仰望依靠他，當沒有基督的生命在我裡頭時，更談不上去影響別人的生命。多次地悖逆忘記神讓那惡者曾經差點奪去我的冠冕，現在我明白：若不讓神成為我生命的真正主宰，就無法真正得著主耶穌基督的真理和生命，靈魂最終會走向滅亡。

在 2011 年一年一屆的珍愛一生家庭營會中，神預備我重新省視自己的信仰之途。更令我歡喜雀躍的是我先生石憲傑，這個前後慕道八年的慕道友終於決志信主。從家庭營會回來後我開始更多地學習到底該怎樣信主，從遠志明牧師的神州傳播協會網站看了許多牧師的培靈講道，收益非常大。遠志明牧師在一次佈道時說：要得基督生命絕對需要透透測測地常常“吃”耶穌基督，“喝”耶穌基督，才可“披戴”耶穌基督並靠不斷更新的行為日益向祂靠近，可行出祂的樣式。得著“事事皆是從神而來的恩典”的信心與喜樂，這樣的平安喜樂是切切實實神應予的自由！超脫屬世一切束縛的自由！隨時隨地每時每刻與神同在的歡欣高興喜悅快樂！是我們人類有限的語言無法淋漓盡致地表達的一種感覺與得著！的確，信主前以自我為中心，真正信主後，我努力地盡我所能地把身邊的人當作主去服侍。〔馬太福音 25:40 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些事你們既做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每天讓自己多和主耶穌基督在一起。當我定睛注目在他的一言一行，生命與他相連接時，我發現以

基督的心為心，以他的眼看世界，要饒恕接納，要愛那不可愛的這一切以前看來難做到的事慢慢地變得是自然是必須的事，是幸福且得榮耀的事了。真正信主後，我才開始敬畏耶和華我們的神，我才發現我害怕得罪神也努力地去遵守神的誠命，也才開始常常晚上都向神認罪禱告。主耶穌的十字架是表面吃苦吃虧，卻有大大祝福與榮耀在。信主前我常常努力地強迫自己不去抱怨，強迫自己忍耐，真信主後有從神而來的積極正面，靠著主凡事都是恩典，祝福，都是無可挑剔。即便是我暫時無法理解的事，凡信靠仰望交託給神的，都是主耶穌基督要讓我得著十字架的榮耀的事。都是神恩賜給我經歷的也為我的好的事。

從珍愛一生家庭營會回來後，第一次開始和憲傑每天在一起認真地讀經禱告。並且，每個禮拜三我們教會的喜樂團契和禮拜五的北區團契也盡量都去，不管是在屬靈上還是生活上，櫻桃山華人教會陳興福牧師，師母和眾弟兄姊妹，都給過我和憲傑很多的幫助與關懷。感謝主賦予我們教會弟兄姊妹豐厚的愛心，暗暗為此感恩，並深深地知道神都紀念大家的作為。今年7月7日，我徹徹底底認真地跟神跪下來認罪禱告並清清楚楚的再一次決志一生跟隨主耶穌基督！之後幾次的禱告中，聖靈總催逼我向憲傑坦白我隱瞞他的事，讓我鼓起勇氣願意為神接納我自己並在憲傑面前成為透明。當我對他沒有任何秘密時，神在我心裡充充滿滿讓我出奇的滿足與平安，我在神面前從此坦然輕鬆。那以後，我發現當我敢於向神認罪也向人認罪時，我無比的輕省。那之後每每遇事便交託且堅信地向神的禱告，依靠神就每次都得著。一次，我和憲傑在開車的時候鬧情緒，我立馬閉口禱告因為我深知神不喜悅屬他的人有紛爭，到地停車後，我開車門後馬上跪在車旁跟神認罪，神就安慰帶領我和憲傑在一次一次矛盾分歧中關係比以前更好。從太多太多如此般的經歷中，神讓我學到當凡事完全專心仰賴神時，人必從卑升為高從而也得著他人。在遠志明牧師婚姻家庭營的講道中，他打了一個婚姻好像兩個碗相碰的比喻。如果兩個碗在同一水平相碰

只會兩敗俱傷最終都碎裂開，但若有一個碗降低些，讓另一個碗騎在它之上，那降低的碗反而得勝地包住且得著騎在它頭上的碗。主基督讓我們降低只是為我們好的緣故。馬太福音 23 章，路加福音 14 章，和路加福音 18 章都提到“凡自高的，必降為卑；自卑的，必升為高”。因此我才真正的明白，為什麼說困難挑戰是畫了裝的祝福，這是神在苦難中給我們機會提升我們，好讓我們在行事為人心思意念上更有主的樣式，讓我們信他的人真正地合而為一。凡事都是神賜予的恩典！羅馬書 8 章 28 節“萬事互相效力，讓愛神的人的益處，”敬愛的陳師母也常常用這段經文勉勵我。我開始從神那兒支取祂的愛和完全積極正面的力量。每每有事看不出來有什麼讓人得益的地方時，我便自我省視是不是自己在愛神的事上虧欠了。

經上說：“一人信主，全家得救”，當我在生活中真正地讓主做中心，凡事交託禱告祈求，盡我可能地去順乎神的旨意的時候，才看到神給的應許真的是超過我的所求所想。真正信主後，我努力求神幫助我以基督的心為心，以祂的眼看世界，不要論斷，要饒恕接納，要愛那不可愛的。於是我做醒自己的行為言語也每天為未信主的父母禱告，帶媽媽來我們教會幾次，她感覺到對她的接納與愛，我知道是神聽了我把父母交託給他的禱告，在預備她的心。在和我們同住的日子裡，我和憲傑每天晚上都帶著媽媽讀經禱告，有神和我們同在的日子媽媽的笑容是滿足的是無邪的。我心裡深知是神在呼喚媽媽回家。當我把以前買的一切名牌包包，所有以前認為值得炫耀的事物全都送給媽媽和姐姐的時候，姐姐對我的改變也異常驚訝！感謝主，今年8月，姐姐在來美僅2個禮拜的旅遊期間，神預備帶領姐姐和媽媽來我們教會由馮衛生弟兄帶著姐姐和媽媽一起做了信主的決志禱告。聽爸爸分享，媽媽回去後也常常自己開始讀經禱告，聖靈與禱告同工漸漸帶領媽媽，媽媽頑梗的心慢慢變軟，開始願意原諒那曾經不可饒恕的得罪過她的人。無限的感恩獻給我的神耶和華，主耶穌基督！神讓我一次又一次的體恤媽

媽的無奈，[羅馬書 7 章 17 到 19 節，既是這樣，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裡頭的罪做的。 7:18 我也知道在我裡頭，就是我肉體之中，沒有良善。因為立志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來由不得我。 7:19 故此，我所願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願意的惡，我倒去做。]，神也讓陳師母帶領我從這章的經文看到沒有一個人可以控告定另一個人的罪。因為我們世人皆是罪人，都虧缺了神的榮耀，但如今作為基督徒的我，這蒙恩的罪人，就必須以耶穌基督的心為心，憐憫柔和謙卑，去包容接納那不可愛的。約翰福音 17 章，主耶穌為信他名的禱告時，強調的就是要我們在他裡面合而為一。讓我們信主名的人在基督裡成為神的產業，兒子的心腹，神國的子民。現在的我非常清楚自己是一個罪人，原本不配進神的國，但在主耶穌基督的十字架救恩中，罪被寶血洗淨，在神眼里白白稱義。也因著這真正正正的信仰好讓我活出主的生命和眾弟兄姐妹在主耶穌基督里合而為一。生命影響生命，我由衷地感謝主的同在和帶領及所有教會中的弟兄姐妹們！因為神的愛，所以我們彼此相愛，是眾弟兄姐妹讓我

們感到從神而來的愛，主耶穌基督的生命。神，我們的阿爸父，如同喜愛嬰孩一般的遷就我們，又如飢渴慕義般的稀罕我們和他親近，他的無比大愛等著我們去經歷他！在此，我見證是主耶穌基督讓我懂得感恩，懂得愛。我深深地感謝你！此後，我要為主而活，要多多的來親近主你，殷勤地讀你的話語，安靜的聽你的聲音，常常向你說話，今後我要更愛主也要更愛人，更加努力地來遵守你的誠命和教導。我願意悔改，求神幫助我讓我有來自於神的行為和我悔改的心相稱，幫助我成為你願意的樣子，蒙主使用。從此我不再是舊我，要做新造的人！如此信靠仰望感恩稱謝讚美交託見證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阿門！女兒是如此這般真心誠意的想要親近主，我的神，無以言表的感激上帝阿爸父的愛，主耶穌基督搭救曾活在罪惡中飢渴卻亂尋出口的我，感謝你從未拋棄忘記甚至離開我寸步！求主從此饒恕且挪走我的一切你看為不義的，求主從此幫助我成為你願意的樣子，如此信靠仰望感恩稱謝讚美交託見證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阿門！



傅頡的見證

我叫傅頡，來自中國廣西，因父母都是北方人的緣故，我可以說是來自廣西的北方人。我原本是個無神論者，我在大學裡學的是機械工程，再加上多年來國內教育的影響，不相信有神或者靈之類的東西。認為只要自己行得端，做得正，就不需要信靠什麼，一樣能平安無事，別人信什麼與我無關。

記得我第一次真正有目的來這個教會是去年的六月底（之前雖來過幾次，但都屬於接送孩子之類），當時王維打電話給我說馮衛生在教會開班講課，講得很好，希望我能去聽聽，我當時不好意思回絕，只好答應，權當捧場而已。我也記不得當時馮衛生講什麼內容，只是記得我見到王維時，對她說了一句：“我來了！”，意思說我已經給馮衛生捧場了，下回別再找我了。

我並沒有因聽到福音就馬上信了，我沒有這個福分。我這個人比較固執，任何事情如果自己不清楚，不輕易接受。即使這樣，神卻沒有因此而拋棄我，仍然要把我找回，領我回家，就如主耶穌所說：“你們在天上的父也是這樣，不願意這小子裡失喪一個”。隨後，在夫人的督促下，我從不常來這個教會到經常來。由於福音聽多了，雖仍不接受，但心裡漸漸產生了一個要讀《聖經》認識主的願望。於是我開始嘗試讀《聖經》，然而幾次都從創世紀開始，又都在創世紀停下來。大家都知道《聖經》的中譯本有 160 多萬字，對於一個慕道友來說要想讀完它，確實有點難。儘管幾次沒能讀下來，但是心中的願望卻愈發強烈，後來我開始從網上查閱一些有關《聖經》評述和資料，漸漸地對《聖經》有了初步的了解，思想上開始有所接受，只是仍然無法理解神創造萬物和主耶穌從死裡復活這兩個事實。這種狀況持續了一段時間。

直到今年初，我有幸讀到馮秉誠所著的《遊子吟》一書，這時心中才豁然開朗。原來在自高者的眼中，是看不見神的，因為自高的人只“往下看”而神是在我們“往上看”時才看見的。正如保羅在《羅馬書》書中寫道“自從造天地以來，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雖

是眼不能見，但藉著所造之物就可以曉得，叫人無可推諉”。試想一下我們所生活的這個星球是多麼的美麗和精巧，任何一點偏差，我們都無法生存，這些絕非偶然而成，一定是被創造而成。又如主耶穌所說“在人是不能，在神卻不然，因為神凡事都能”，對於神的創造不是人的智慧和知識所能及的。解決了這兩個問題，我基本上就可以信主了，只是缺一個感動。

今年五月底，我榮幸的被邀請參加了東方大學的《生之所尋》福音營，在聽了於慕潔長老的關於《真愛》的專題講座後，深受感動。我與我夫人結婚十九年了，這十九年來無論經歷多大的事情，我們都能風雨同舟，相互攙扶，彼此呵護。本來夫人能更早的信主，只是因為等我，她希望我們能一起信主，一同得永生，將來同回天家。於是在於長老的呼召下，在“主，我要回家”的歌聲中，我和夫人一起決志信主了。

信主後，我開始體會到聖靈的引導。記得是今年七月初的一個星期五，我送我女兒去“Hope”教會參加 VBS 班，這是 VBS 的最後一天，我跟往常一樣，等到音樂響起，我就走了。但是這次當我走到大門口時，突然停了下來，有一種聲音或者說是一種力量驅使我往回走，坐下來，把那首“You life will change”的歌聽完。然而當我聽完這首歌走出大門口時，一種奇妙的感覺籠罩著我，霎那間世界變得那麼美好，那麼明亮，七月的烈日不再灼人反而好像初春的陽光溫暖著我，在開車回家的路上，耳邊一直迴盪著那幾句歌詞——“From the page to your heart, God's word is where you are, Read it now, And your life will change!”。突然間，我明白了這是聖靈在提示我，趕快開始讀《聖經》，領受神的話，你的生命將因此而改變。從那以後我真的能靜下心，一節、一章、一篇的讀下去，而且讀得津津有味，深深地體會到神的話是多麼奧秘無窮。慢慢地，也感受到自己在改變，比如說過去常脫口而出一些髒字，現在少多了，偶爾也會說，但是說完後，會馬上在心裡加上一句：“主啊，寬恕我！”。

陶亮的見証

我是在二零零零年六月由於工作調動的原因來到美國的。我的前公司將我從北京的中國分公司調到了美國的總部，參加一個 Financial Leadership Development Program。這是一個三年的培訓計劃，包括在全球不同的財務部門實習和去美國的商學院讀研究生。候選人由公司全球的十二萬多名員工中選拔，每年只選取三十名。我是由當時中國分公司的首席財務執行官推薦，於二零零零年一月飛來美國參加面試、筆試的。當天一同參加考試的六個候選人，只有我一個人被錄取。當時的我，意氣風發，一方面，覺得自己運氣好，好像是天上掉了一個大餡餅，這個餡餅太大了，居然連我也砸到了；另一方面也覺得自己了不起，能被選上參加這個培訓計劃，在中國分公司雖然不敢講是後無來者，前無古人是肯定的了。那時候，我的座右銘是有志者，事竟成，百二秦關終屬楚；苦心人，天不負，三千越甲可攻吳。覺得只要努力，沒有做不到的事，世上無難事，只怕有心人。

這樣的想法，跟我的成長經歷是有關係的。我出生在江西省彭澤縣鄉下的一個衛生院。那是長江中心的一個小島，位於江西省和安徽省的交界處。島上的居民大都是安徽移民，加上少數的本地人，和極少數的外來人口。我的母親就是這極少數的外來人口之一。她因為家庭成分不好，大學畢業後下放在那裡的中學任教。那時候我的父親在部隊服役，雖然母親一到寒、暑假就會帶我去父親的駐地探親，但我上學以前大部分的時間是在這個小島上渡過的。母親上課的時候，就由學校裡暫時沒課的老師帶我。鄉下也沒有什麼娛樂設施，老師們就叫我認字，做算術。到了快上學的年紀，父母不願意我們的將來就在鄉下埋沒掉，我們全家就搬到了福

建隨軍。母親在武平縣第一中學任教，學校座落在縣城的郊區，我就在中學附近就近上了小學。學校的名字是南通小學。第一天去上學，教室裡已經幾乎坐滿了，只有一位男生旁邊有一個空位。我走過去問他我可不可以坐在那裡，他彷彿沒有聽見一樣，不回答我。我以為他沒有聽清，就又問了一遍，他還是不回答；我又問了第三遍，他居然把頭轉向另一邊。我正有些生氣他的不禮貌，這時全班居然爆發出了一陣哄堂大笑。後來我才知道，原來當地的風俗是男女生不可以講話，我犯規了。班上的同學大都是附近村里的居民，除了我姓陶，還有一位姓陳和一位姓林的同學外，剩下的一半姓鐘，一半姓劉，從小在村里一起長大的，我們三個是外來者。男同學常常欺負我，把點燃的鞭炮扔到我身上嚇唬我。那時候的我常幻想自己有一身武功，輕輕一動手就能把那些壞人收拾得服服貼貼，從此不再作惡。幻想總歸只能是幻想，我根本沒有本事跟這些男生在武力上抗衡，在現實中我能做到的只是每次考試全班第一。所以他們只敢嚇唬我而不敢打我。

三年級的時候，我轉學到了縣城的實驗小學。那個班上的同學都是從一年級一起上來的，我又是一個外來者，進入不了由班長和學習委員形成的女生群體，她們故意孤立我、刁難我。很快我的學習成績超過了她們，學習委員就成了我的職位，我還擔任了學校少先隊的大隊長。她們不能把我怎麼樣了。

小學畢業考完初中，我們全家搬到了上杭縣。我上了上杭縣一中。剛入學時，根據中考的成績，我在班上排第三名。有一次我數學考了98+5分，放學時碰到了媽媽和

她的同事，同事的女兒（也是我的同班同學），還有我們班的數學老師。我媽媽當著大家的面說我考得不如這位同學好，因為她考了99+4分，比我高一分。我很不服氣，我媽媽故意忽略我附加題比同學多得的一分，但同時也暗下決心說讓你下次沒有任何藉口批評我。本來我做第三名也挺高興，這個刺激讓我不但變成了全班第一，還變成了全年紀第一。

初三下學期，父親從部隊轉業，我們全家搬到了江西九江。在父母同學的幫助下，我們姐弟進了二中。因為怕影響升學率，沒有老師要我，我被分在了最差的班。在那個班的二、三個月，我什麼也沒有學到，上課基本上就是個笑話。因為是臨時的插班生，學校連配套的課桌板凳也沒有，臨時搬了把靠背椅代替統一的板凳。就因為這把椅子，招來了班上一位搗蛋大王的注意。他執意要搶這把椅子，老師不讓，他扛起椅子就跑，老師拿著條帚在後面追，他身體靈活，跑得快，老師年老體弱，追不上，兩個人在教室裡兜圈子，樂此不疲。這樣的情景劇天天上演，一直到初中畢業。就憑著在上杭一中兩年半的底子，考高中我的成績是全校第二名。到了高中分班的時候，我就成了香餠餠，每個班的老師都搶著要。老師的青睞卻讓我成了某些同學的眼中釘。班上的團支書藉故栽贓，讓全班同學都不理我。到了高三的時候，又突然對我很好，每天中午拉著我打撲克牌，手把手的教我打升級。我學會了打牌以後他們又拉我去逛街、滑旱冰，結果我把尾椎骨摔壞了。有一個多月的時間起立、坐下都困難。高考前我玩瘋了，老師發的複習題我一題也不做，結果摸底考試一塌糊塗，班主任老師很失望，覺得我頂多運氣好的話能考上一個大專。老師的話讓我很不服氣，心想我偏考上個重點給你看看，我就是不看書也能考上。結果高考成績下來，我上了重點大學，我的考分和自己估計的分數一分不差。班主任老師很高興，我自己心裡知道我本應該有能力考上更好的學校。

大學第一學期剛入學我就生病住院，先是在軍訓的部隊住了一個月，回校後又在校

辦醫院住了兩個月，差點休學。高等數學，普通物理，大學英語等基礎課通通拉下了，到了期末，數學勉強及格，物理、英語只有七、八十分。我從此變成了落後生，這樣的反差讓我很受不了，又開始發憤圖強，慢慢的拿上三等獎學金，後來又拿到了二等獎學金，到最後拿到了一等獎學金。

大學畢業，我如願到了一心想往的北京工作。幾份工作都是做的風生水起。我曾經一手促成與美國蘋果電腦公司合作成立了在中國的第一個商用軟件開發中心；參與中國第一個電力項目融資；以及僅靠兩個顧問，在十一家美資在華分公司成功實施SAP軟件等等。之後如前所述，我來到了美國。這樣的經歷，讓我以為只要是我想做的事情，我就一定能做的到。

我從來沒有想到我有一天會決志信主的。在美國的頭十年，也曾有人上門散發福音傳單，聽朋友說過他們去教堂的事，但我從來沒有覺得那和我有任何關係。

這輩子第一次進教堂是在很多年前的聖誕節。我跟同學約定聖誕節晚上去教堂，那時候滿腦子想的是在教堂過聖誕節一定很浪漫，全然沒有宗教的概念。我去的是北京宣武門的天主教堂，我下午早早跑去搶在開門前佔據門口的有利地形，傍晚門一開我就眼急腳快地衝進去，居然還得到一個座位，看著身後站著的人山人海，我心裡很是得意。然後我就開始東張西望，記得頭頂上橫的豎的掛著許許多多花花綠綠的條幅，令我眼花繚亂。這些彩色條幅上面還寫著字，聖母什麼的。前面台上站著一群穿白袍子的人，有的手裡還拿著儀仗、器皿。我正看得高興，儀式就開始了。牧師講的什麼我自然是一無所知。唯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當詩班開始唱讚美詩時，我的眼淚就開始不住的往下流，簡直不可理喻，但就是止不住淚水。就這樣稀里嘩拉哭到結束，後來的什麼儀式和過程都不記得了。終於等到結束，我躲躲閃閃地往外走，偏偏身後一個男生問我是基督徒嗎？他說看到我哭得太虔誠了，所以認定我是基督徒。我本來就覺得自己莫名

其妙地哭了一場很沒面子，生怕被人看見，這個人簡直是哪壺不開提哪壺。我立刻飛也似地逃走了。

現在想來，一定是聖靈進駐了我的內心，讓我感動落淚。只是當時的我，全然不知。後來到美國和歐洲，看到有年頭的老教堂，都會進去看看，多是當作人文古蹟參觀，偶爾還會想起自己第一次去教堂的醜事。

我第一次來櫻桃山華人基督教會是在今年的1月16日。我的同事譚旭梅請我陪她一起去教會，我很高興地答應了。當時我只是簡單地認為這是一次朋友間的互相幫忙，沒有想到以後還會再來的。第一次來教會我對教會的日程表一無所知，也不知道該幹什麼，就坐在門口的長椅上一直等梅的到來。在我等待的過程中，我感受到了教會弟兄姊妹們的友善、禮貌和教養，有了良好的第一印象。當天主日崇拜之後的慕道班的課程引起了我的興趣。我之前對聖經的了解基本上是空白，覺得參加慕道班的課程是幫助我學習聖經知識的一個好機會。讓我刮目相看的是馮衛生和吳冀川兩位老師：他們溫文爾雅、循循善誘。不管我問什麼離譜的問題他們從來都不愠不怒，總是耐心細緻地講解，花時間幫我找答案。是什麼力量使他們這樣的溫和寬容？我很好奇。從此我每個週日都來教會，就是為了不拉下任何一堂課。非常幸運的是，我這個經常出差的人在參加慕道班的課程之後居然在從開始一直到整個課程結束的三個月的時間內都沒有出差的工作安排。我願意相信這是上帝的安排。藉著這樣的機會，我得以認識教會更多的弟兄姊妹，並有了其他新發現：教堂詩班的歌聲美如天籟，直入心靈。有些旋律在我上班或在家時還會時常在我腦海旋繞。教會的牧師、師母還有弟兄姊妹們親切友善，讓我感到很溫暖。陳牧師和師母還親自到我家裡來拜訪。他們在我第一次來教會後就記住了我的名字，一直很關心我，令我感動。讓我倍感親近的還有季梅青姊妹，她就像我的家人一樣。這個地方，有一種力量，吸引我回來。我以前雖然沒有宗教信仰，卻還是認為冥冥

之中有一個主宰，只是我不知道他是誰。所以進了寺廟，我對廟裡的菩薩很尊敬；進了教堂，我對耶穌、聖母、十字架也很尊敬。我甚至覺得天上說不定也像地球上一樣，有不同的國家，住著各樣的神仙。當然我的這些邪門歪想都被馮老師和吳老師狠狠地糾正了。我現在知道，耶和華我們神是獨一的主。

非常奇怪的是，多年前在宣武門天主堂的情形居然會在十幾年後重現。今年的3月27日，在陳欽文牧師宣講“天國近了，作主門徒”的信息時，我的眼淚又鬼使神差般地止不住地流。不等主日崇拜程序結束，我就趕緊溜到洗手間收拾自己，好不容易止住眼淚回到慕道班上課。結果“可惡”的吳冀川老師偏偏還要火上澆油，講課講得我眼淚又掉了下來。這回坐在教室裡跟大家面對面，我是無處藏身了，只好一直低著頭。我實在不明白這個眼淚它為什麼就是不聽話。於是在這樣尷尬的時候，我決志信了主。雖然我認為上帝他是不會嫌棄我哭紅的雙眼的，但是我還沒有勇敢到這樣雙眼紅腫地去面對教會的弟兄姊妹，所以一下課我又溜走了。結果季梅青姊妹在主日午餐時到處找我，還給我留飯。我一直沒好意思告訴她我那天為什麼走了，沒回她電話，現在算是給她一個交代，也謝謝她一向的幫助和關心。

之後我就去馬來西亞出差了。在從北京飛往馬來西亞的飛機上，飛行三個多小時後空姐突然來告訴我飛機出了機械故障，機艙失壓，要迫降海南島。奇怪的是當時我一點也不驚慌，我心裡想，我們不會有事的，上帝會保佑我們。飛機平穩降在三亞機場，我們被要求留在飛機上，機長通知大家機械師已下去搶修。但三個小時以後我們又被告知無法修復，全體旅客都要下飛機，去候機室等待航空公司調來另一架飛機。這時候已是午夜，地勤人員用大客車將我們拉到一處候機室。整個候機大樓基本上空無一人，他們打開門讓我們進去，騰出一快地方給我們坐下休息。海南的四月初是夏天，候機室裡沒有空調，悶熱潮濕。我們坐在硬木長椅上又

等了三個多小時，終於等來了另一架飛機。在這漫長的等待過程中，我居然心平氣和，我平時是最沒有耐心等候的了，這次很不一樣。我想是上帝給了我內心的平安。

在馬來西亞還有一件小事我處理得跟從前不同。我的一件純黑色的開衫被酒店的洗衣房洗成了帶灰條條的皺皺巴巴的“斑馬衫”，我打電話給客房服務抱怨。酒店立刻派了洗衣房的經理來解決問題。這位經理女士帶著一位怯生生的小姑娘來到我的房間，檢查了我的開衫，確認並同意是他們洗壞了。她說她可以拿回去自己親自重洗一次，試試能不能救回來。我居然沒有責怪她們並同意讓她把衣服拿回去重新洗一次。第二天她們兩位親自把衣服送回來並告訴我盡最大的努力也救不回來了，並戰戰兢兢地等我發火併要她們賠償。我居然又沒有生氣，告訴女經理我的衣服不要她們賠了，只是以後要教會她手下的員工如何正確地洗衣服，不要再把別人的衣服也洗壞了。我想到的是如果我要追究責任，估計某位洗衣工的當月的薪水就快被扣光了。因為我了解到在行政樓層休息室服務的工作人員一個月的薪水才只有三百美元，洗衣房的員工可想而知工資就更低了。結果第三天這位經理女

士和小姑娘又來到我的房間，這次她們給我送來了一件酒店的禮物，感謝我的寬容和不追究。這樣的結果是皆大歡喜，估計是我們都沒有預計到的。我只能說這是上帝又一次使用了他神奇的力量，讓我處事不同，而得到了內心的喜樂。

後來在教會我又接著上了受洗班的課程，在夏宇明、趙曉蒼和徐雷三位老師的帶領下，我進一步地學到了更多的聖經知識，他們也是不厭其煩地解答我的各種疑問。他們言傳身教，讓我更深地領會到聖經的要義和感受到基督徒的品行。我想這是一個我願意加入的群體。

寫見證就像在回顧自己的一生，讓我用一雙不同的眼睛去看過去的自己。今天在這裡我無法把過往的每一件事寫下來，但是我能清楚的看到自己曾經的罪性：包括驕傲自滿、不寬容等等。聖經教導我：“凡事謙虛、溫柔、忍耐、用愛心互相寬容、用和平彼此聯絡、竭力保守聖靈所賜合而為一的心。”我相信：“神能照著運行在我們心裡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



江亦葳的見證

今天我能在這裡分享我的見證，這都是神給我的恩典，在我開刀的這段時間，讓我學到了兩個功課。

在住院的那幾天

詩篇28：7告訴我們“耶和華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盾牌，我心裡依靠他，就得幫助，所以我心中快樂，我必用詩歌頌贊他。”這段經文幫我渡過了開刀的那幾天。我是一個患有兩個癌症的病人，99-02年，三次的手術，我還是活過來了，當時我還沒有信主，但因著媽媽和姐姐的禱告，神還是眷顧了我這個罪人，醫治了我，當時，我對這段經文根本沒有體會。我是去年4月受洗成為基督徒，在今年4月，我在常規檢查中，發現了我的左肺有兩個陰影，需要做抽細胞檢查，我做了，由於太小，抽不到，沒有結果，由於我的癌症病史，醫生建議我開刀切片檢查，當時聽了，又是意外，又是意料之中，十年前幾次開刀的情景又出現在我眼前了，我很猶豫，我跟姐妹們提起這事，她們都為我禱告，也建議我聽醫生的意見。經過醫生的診斷，最後還是決定開刀。決定以後，我把這事告訴牧師和師母，以及教會部分的弟兄姐妹，她們都積極為我禱告，我自己也為這事禱告。開刀手術的過程都很順利，讓我真正體會到神與我同在。開刀的時間比原來預定的時間還短，雖然用了兩種麻藥，但我也很快就醒過來了。開刀不痛是騙人的，在我吸著氧氣，呼吸困難，傷口又痛的時候，我想到開刀是醫生的責任，手術以後的恢復，卻是要靠自己了。前幾次的手術我是挺過來了。但這一次，因為開刀前，大家為我禱告，我有了依靠，神創造了人，祂愛世人，靠著祂，會得到幫助的。對於肺開刀的人，手術後呼吸的恢復是很重要的，這時我心中對神說：“神阿！你是愛你的兒女的，求你幫助我一起呼吸。”我就這樣，每做一次呼吸，我就求神幫助我一次。很奇妙，神確實聽了我的呼求，我的呼吸一次比一次長，而且一次比一次深，我心中的平安與安慰，就像一個

生病或受傷的小孩依在父母的懷抱裡一樣，由於呼吸恢復得好，我原來4天的流食飯餐，也提前兩天恢復正常餐了。5天后出院，就可以自己走了。

出院後

我學到的另一個功課是我出院後。馬可福音12章30到31節說：“你要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說：‘要愛人如己。’再沒有比這兩條誡命更大的了。”愛神是誡命中最大的和第一要緊的，我出院回家的第一個星期，婦女團契的姐妹們都輪著為我送湯，送菜，每個姐妹送來的湯，菜，花樣多，份量大，品質好。我有一個姐姐在中國，在我開刀住院前，她已經病重，所以我一出院，我每天都有一個電話給她。在這種情況下，她還是關心我，問我：女兒，先生上班，生活怎樣安排，誰照顧你？我當時很高興地告訴她，叫她放心，我們教會婦女團契的姐妹們都輪流著送湯、送菜。當時我姐姐聽出我只是高興，沒有體會到這是神的愛在姐妹們身上的顯現。她馬上對我說：“你是應該高興，但你更應該學會感恩，向姐妹們學習，學習她們愛神愛人。”我聽了以後，很慚愧。為什麼別人想到，我沒有想到。這是學習神的話語，學得不夠。不過姐姐提醒得很及時，姐妹們的好行為讓我上了一堂深刻的屬靈課，牢記了神的話語：要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主我的神，其次要愛人如己。

最後有幾節經文，我想和大家分享：帖撒羅尼加前書5章16到18節“要常常喜樂，不住的禱告，凡事謝恩，因為這是神在基督耶穌裡向你們所定的旨意”。其實我從開刀到恢復，整個過程都體會到這節經文，病痛困難不見得是喜樂，但能放下，交托給神，人就得釋放，心就得平安，平安就是喜樂。常禱告，要求神的幫助，就得依靠神，就得禱告，凡事謝恩，不管事情如何，憑信心謝恩，因為神能叫愛祂的人得益處，所以我們為所臨的一切謝恩。

櫻桃山華人基督教會大事記

——寫于2008年獻堂典禮之際

趙曉蒼

櫻桃山華人基督教會從早期的團契查經班開始，至今已有八年的歷史。在此不得不介紹一對夫婦，就是孫敏、羅中明伉儷。他們在Cherry Hill Baptist Church聚會多年，有鑑於許多華人同胞拜佛、拜偶像成風，乃與牧師Larry Nees分享，希望能成立中文查經班，引領同胞歸主。當巢國良、趙潔夫婦搬到牧師家隔壁，Pastor Larry就促成他們在二〇〇〇年的一月正式成立中文團契。當時的參加者，除了他們四位，還有位王一善牧師及鄭春華。

這一年（二〇〇〇年），神的恩典臨到團契：

1. 二、三月間，房烈寶夫婦、張雪芳姊妹、王建華夫婦及女兒加入。
2. 六、七月，黃銳光夫婦、楊冰白的父親來到團契。
3. 七月間，Pastor Larry為冰白和她的父親、女兒施行了中文團契的第一次浸禮。
4. 九月間，趙潔姊妹身上的腫塊，因迫切的禱告，就在進手術房之前，醫生找不到腫塊而神奇的得醫治。

二〇〇一年：

1. 三月下旬，趙曉蒼弟兄從德州Houston來到此地，王永慶姊妹和小女兒是八月初搬來。
2. 五月分，周功耀、施彥夫婦倆來到團契，神在施彥姊妹身上行了神蹟，她身上發現有腫塊，也因眾人的禱告而消失。

3. 六月下旬，趙潔姊妹因聖靈的感動，往金冠商店向陷入經營困難的任桂娟和沈麗華傳福音。她倆渴慕神的話語，特別在週五團契開始前，早到半小時，請巢弟兄為她們講解聖經，一個月後，她倆與王建華一同決志信主。
4. 八月中，周功耀、施彥、王建華三位在「南澤西基督教會」受洗歸入主名。
5. 十、十一月間，郭淵斐、劉永齡夫婦，敬愛的黃汝藥老伯、黃媽媽傅明霞傳道加入了我們的團契。
6. 感恩節，團契第一次聚餐，有三十人在巢府共享愛筵，數算主恩。
7. 十二月，向母會CHBC申請成立中文堂基金專戶。

二〇〇二年：

1. 一月中，任桂娟、沈麗華、崔巧玲和李雁菱，在Pastor Larry主持下，受洗歸主名。
2. 二月起，黃媽媽召集「中文堂籌備小組」，每週四的晚上七點半鐘，在她府上禱告聚會，開始時有四個家庭，包括郭、巢，趙三對夫婦。
3. 三月二日，請到周建中牧師從台灣來主領佈道會。到了五月底，CHBC會員大會通過周建中牧師為中文堂首任牧師，周牧師及師母於十月八日來到Cherry Hill牧養。

4. 九月十五日：開始主日學，由黃媽媽講智慧書，出席達三十人。
5. 十月十三日：中文堂與母會 CHBC 舉行了聯合主日崇拜。
6. 十月二十日：主日正式在 Activity Center 開始了中文的崇拜。

二〇〇三年：

1. 三月底，周建中牧師及師母，因健康關係，向教會辭去牧職，回到台灣。
2. 四月初，譚寧、鄭勤璇、武莉萍、滕靖在 CHBC 受洗加入中文堂。
3. 四月十二日，婦女會成立。參加主日崇拜人數，到本年六月已達五十人。
4. 八月，賴松弟兄全家自康州遷入本地，並加入中文堂。
5. 八月三十至九月一日：本教會第一次參加在 Long beach Island Harvey Cedars Christian Conference Center 的福音營，共十五人參加。
6. 十月五、六兩天，請到李苓牧師主領培靈佈道會。
7. 九月二十八日：錢俊、衡啟芳，鄭秀珠，谷靈，沈維萍，五位受洗歸主名。
8. 十二月，成立聘牧委員會：黃傅明霞、巢國良、趙曉蒼、楊冰白、滕靖五位。
9. 十二月，開始支持三個福音機構：中信、使者、海外校園。

二〇〇四年：

1. 一月四日及十八日：蘇亨亨牧師來主日講道。
2. 一月六日，聘牧委員會增加鮑維芳、羅建璋二人。
3. 一月七日，開始家庭團契聚會，分別在黃傅明霞、賴松、鮑維芳各家。
4. 一月二十四、二十五日：張乃千牧師來教「聖經手動課程—舊約遊蹤」，並主日講道。

5. 二月八日：蘇亨亨牧師應邀來主日講道。
6. 三月二十一日：蘇亨亨牧師應邀以牧師候選人身分來主日講道。
7. 三月二十八日：五位受洗歸主：鄧云、黃何速、李順山、李惠、陳紫良。
8. 四月六日：完成製訂本教會憲章及會規。
9. 四月十六日：康大衛牧師與同工家庭聚會，並作個人在中國人之間傳福音的見證。
10. 五月二日：康大衛牧師應邀來主日講道。
11. 五月三日：中文堂正式在州政府註冊登記，成為獨立教會，名為「櫻桃山華人基督教會」。
12. 七月十日：康大衛牧師就任為本教會牧師。
13. 九月十二日：主日崇拜改在 the Commons。
14. 十月八至十日：張乃千牧師主領「兩週年感恩特會」—培靈佈道會，主題為「蒙福的人生」。並教「聖經手動課程—飛越先知書」。

二〇〇五年：

1. 二月：乒乓球愛好者，開始在 Commons 打球。
2. 二月二十七日：康大衛牧師主日講道後，宣佈辭去本教會牧師職務。
3. 三月至今（二〇〇八年六月）：各兄弟教會在主日差派講員來講道：若歌教會（林豐欽傳道，羅天佑傳道，王左元傳道，曾兆棋傳道，張儒民弟兄，陳信平弟兄，陳志誠牧師），威徹斯特主恩堂（陳欽文牧師，王永達牧師），威明頓主恩堂（葉俊明牧師，石祥長老，黃昭彥長老，董鎮生長老，徐大本長老），西費城華人基督教會（鄭龍飛牧師，梁中傑傳道），康州哈得福華人浸信會（葛開元弟兄），信望愛華人教會（鄭昌文長老），費城華人基督教會

(徐宗琦傳道)；更新傳道會(呂允智牧師)。感謝主的豐富供應。

4. 四月二十日：CHBC Interim pastor Dan Bowers 幫助弟兄姊妹們克服與人誤會失和的難處，特開課教導如何與人和好，每週一次，共十四課。
5. 五月十五日：李逢春和董寬二位受洗歸主。
6. 八月二十一日：劉榮花，萬長虹，朴慧玲，謝幸延四位受洗歸主。
7. 十月十四至十六日：張乃千牧師主領「三週年佈道、培靈、感恩特會」，主題為「豐盛的人生」。並教「聖經手動課程—摩西五經」。

二〇〇六年：

1. 五月六至七日：與南澤西華人基督教會聯合舉辦布道、培靈特會，請張麟至牧師主領。
2. 八月六日：陳明津、葛尊琦兩夫婦受洗歸主。
3. 九月，聘牧委員會成立，成員包括現任執事(趙曉蒼，賴松，任桂娟，楊冰白，周功耀)，萬長虹，張雪芳。
4. 十月二十至二十一日：勞伯祥牧師主領「四週年佈道、培靈特會」，主題為「平安的人生」。
5. 十二月二日：吳冀川、劉曉紅、吳珏皓、蘇玉丹、蔡杰五位受洗歸主。

二〇〇七年：

1. 四月八日：孫茂森、王鳳香、黃劼、王琨瓏、苑偉、徐玉英六位受洗歸主。

2. 五月二十七至二十九日：與威明頓主恩堂聯合舉辦退修會，地點在 Elizabethtown College。
3. 六月二十四日：許淑芄、吳丹霞、陳濤、賴德華(Eddie)、錢書豪(Andrew)五位受洗歸主。
4. 七月十六日：CHBC 通知，有意願將教堂轉讓給 Discovery Church。
5. 十月六至七日：于慕潔長老主領「五週年感恩特會」—培靈佈道會。

二〇〇八年：

1. 二月二十二日：正式向 CHBC 提出購買 CHBC 教堂設施的購堂計劃書。
2. 三月十四至十六日：陳興福牧師、師母來訪，陳牧師作為教會牧師候選人。
3. 三月二十三日：徐雷、季梅青、陳毅卓、周璇、孫彤、胡曉華、丘湘蓉七位受洗歸主。
4. 四月二日：CHBC 正式決定，向 CHCCC 出售其教堂設施。
5. 四月六日：會員大會投票通過，呼召陳興福牧師，成為本教會牧師。
6. 四月七日：陳興福牧師接受呼召，成為本教會牧師。
7. 五月二十四至二十六日：與威明頓主恩堂、威徹斯特主恩堂、新城主恩堂、里海谷華人教會聯合舉辦退修會，地點在 Elizabethtown College。
8. 五月三十日：與 CHBC 完成教堂設施交接手續。
9. 六月七日：舉行獻堂典禮。